

卷之三

張玄羽集序



嚴君平蜀

概見吳中近刻道德指歸一卷贗書

耳予觀秦子勅之語王文表曰君平

八藻不逢子雲之論亦自休明

而常

六雅性淡泊學業加妙耽

于老

歸爲道家之宗楊雄少

入則雄于君平蓋親相授受者

故得窺其所著作而淵藻之稱良有所本但後之傳泯泯焉則當待表章之者少也子

廣其師說噫士固有幸有不幸哉眉

州張玄羽蓋學焉而仕矣不離乎隱者也其所著

耑門如外史集如五胡指掌圖其一

斑也張罔思侍御同學相契刻諸金

頃布之授予舟中長江寂莫左

圖七

之一快因歎子雲之于君

平師

向思之于玄羽朋友也玄

羽事有體卽君平之不作苟見

也予承之蜀中尊賢樂道之想不敢

非益州刺史李強下強初之任謂雄

曰吾真得君

能屈也予過眉中適玄羽抱病不獲

候之門今幸以侍御而序其所著作
乃可謂真得玄羽

已不亦迂闊而遠于事情哉辛亥立
冬一日閩中曹學佺序





合刻玄羽外編序

六吳蓋自四陪興

余里中張玄羽先

上奄員也一即子可

所得輒著為書有論有集言有隨筆

有漫語有指掌諸種先是有刻之者

種為名其刻在余里中西南一

隅無能

字內余承乏陪京屬義

興俞羨長聯各種而貫之合名之為
玄編捐俸重梓之梓成因序之
曰爰自六家七略之外厥有議官一
家子華子呂氏春秋蘇子史等書
是也蓋合紀載議論而鞅成一書
此其說在馬鄱陽氏矣蓋自四部興
而議官諸家廢子華子呂氏入子蘇
氏入史而史部中復有劉氏史官司
氏管見孫氏要論劉氏才學洪氏陞
筆以至全史論贊則代有其人而
明丘文莊于文定王弼州不可
勝舉固不必稱議官而總之傳史部

為斷案者斗各有所長不無各有所短
自不相掩長固勿論而短者
有四持正過常者拘攣而固破近學
究也弔竒過異者流浪而下浪近策
橫也善善太長者枉程而多可
愿也誅心太刻者慘覈而少恩近刑

名也即前者議官之失不為無之則
此何足恠乎玄羽先生少鍾絕異之

資長抱恢宏之識天以尺之方遺道三

路而實縱之於著述之場上溯諸經

帝者子其源齋矣其本碩矣乃以

其才格不為時調之集而顯精于史

經羅數千載獄究數十季次第抽毫
審言其州故其為論正而不卑奇而
不詭寬而不濫嚴而不苛固非循途
守轍亦不至于委轡駘釘司卡恰垂
隨聲亦不至于舉毛炙膜不敢撓紕
而乃史中之經也不必擬予而乃史
中之子也不須為集而豈出于集之
外乎新都謝少連史部之雖自負三
長不可一代而獨心折于先生所著
季漢書願屬以緒論此非徒苟然而
已。 恭與先生同地更與先生通
家自垂髫時已蒙辟呬之交定許人

倫之鑒以為是子也才他日必當一
鳴_於為有用之文非徒託之空言
者至今言猶在耳嗟乎余何能知史
幸因先生之論史以知史之可能論
史幸先生之論史以為文則_臣耳若
無少得矣其敢忘所自哉迺若校訂

之功則在俞羨長斯則集部之雄所
謂詩史者又先生有雙奇瑣語汗青
碎玉止止亭雜言共八十餘卷亦皆
此編之緒尚俟續其後云

萬曆辛亥孟冬南京貴州道監察御
史奉

敕巡視江洋眉州張養正撰

史論卷一

玄羽外編一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司志丁

正統

夫三代迭運若循環然忠質文之異尚也子丑寅之
異建也譬之三才列乎中而三光明乎上也弗可牽
合而強擠也洪荒之世無論已唐虞昏墊崇伯子拯
魚鱉而冠裳之塗山一會萬國朝宗統其在夏后氏
乎垂五百載而桀不能有也湯取之七聖重光一夫
殄戾垂六百載而紂不能有也武王取之成康昭穆

神聖服饗幽厲恣睢自撥本根乃離爲列國兼爲七
雄伯翳之後居然執閏矣大都三代以前元氣未漓
治日常多而亂日少三代以後淳風已駁亂日常多
而治日少是以后啓少康之明喆甲戌乙丁之賢聖
累洽重熙海天光明幽厲以來氣漸漓而風漸駁是
以旣離而復合欲合而復分常數百年而後真人應
運而起此數也亦理也真若循環然蓋嘗試論之漢
可配夏唐可配商而我 明可配乎周晉宋不得而
與焉夫晉之不得比漢也人知之宋之不得比唐猶
之乎晉耳而腐儒曲士狃于宋人自尊當代之論若

執左契若守著蔡而莫之變則亦甚惑矣夫宋人之
尊宋卽晉人之尊晉也晉人曰漢晉宋人曰唐宋今
人不以漢予晉而獨以唐予宋豈以晉不如宋乎自
今言之宋無論漢唐卽晉亦弗及也晉武平吳之後
域中何損于漢趙倫煽禍五胡雲擾而後遷而東也
祖士雅且按劔石季龍季龍弗敢抗也旣而桓南郡
取蜀摧秦矣感姚襄矣謝玄劉牢之殲苻堅百萬衆
于淝水矣而劉下邳則幾一海內矣乃宋自藝祖黃
衣之後劉錕據關東未下也契丹入擁全燕稱伯仲
也趙保吉占西寧自帝國中也太祖取劉錕而不敢

正視燕雲傍睨寧夏蓋不如晉武之渾一矣南渡以來奄奄自全卒之杭而廣廣而閩閩而海上之一航蓋不如祖桓劉謝狼視虎吞中原生色矣謂晉不得比漢可也謂晉不如宋可乎守宋人自尊之詞獨排晉而予宋吾未見其爲確論也胡不平心較之周室東遷威令不行於諸侯乃離爲列國桓文能合而不取七雄欲合而未能亂蓋三四百載秦人合之以啓漢漢卽夏也治安亦三四百載復離爲三國晉人乍合而再離南北相持而未合亂蓋三四百載隋人合之以啓唐唐卽商也治安亦三四百載復離爲五季

宋人幾合而復分遼金欲合而不得亂蓋三四百載元人合之以啓我大明明卽周也故莫強于秦莫富于隋莫大于元皆聖人之驅除也此宇宙間天地人之列而日月星之行也弗可牽合而強擠也或者見宋立國以忠厚而待臣以禮士大夫又能講明絕學于濂洛關閩間必欲并漢唐而三之不知所謂統者有天下之謂也渾六合之謂也不得以差有賢君而并及之也且道統之說宋人先已自負而并與其君以治統不知兩統不相涉此二代而由來矣彼固講學于寂寞閑曠之濱未嘗見之施行猶之乎孔顏

曾孟并生于桓文七雄之際又何得因道統而并與治統也所以者何蓋禹湯文武德侔乾始功塞紘埏是昭格皇穹而有天下也秦爲無道海內瓦解漢祖提三尺爲生民請命六年而合之合以正也煬帝昏狂浮于受亥文皇帝以一旅崛起晉陽適符于濟世安民之讖五年而合之亦合以正也蒙古駕暴盤據中土堯舜以來冠裳赤子一旦左衽日月無光者百年我明太祖大呼淮甸凡五六年而合之其合更正于漢唐也此雖天命實由人事德比湯而不慚樂同武而盡善所以躋三代正統無疑也乃曹瞞狐媚

司馬效尤晉氏乍合而離有由也五季竊國檢點著黃宋氏幾合而分亦有由也晉之離以五胡宋之分以女直亂蓋同也晉有懷愍之行宋有徽欽之虜辱蓋同也琅琊有五馬之謠康王有泥馬之應起蓋同也建康臨安地蓋同也祖逖宗澤俱發憤而死不振蓋同也彼其間雖有賢君功過僅相準况劉宋元嘉北魏三祖狄金大定五季顯德卽閏統夷統亦有賢君不得以私意曲筆而猶曰漢唐宋也予爲之言曰三代迭運若循環然夏商周漢唐明以至無窮皆不得牽合而強擠之誠非私意獨見亦竊窺于天地自

然之運也姑論之以俟達觀之士不敢爲信耳者道焉

延陵季子

孔子叙列嘉讚上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至延陵季子則數數致意焉春秋書曰吳札來聘吳子得以蠻夷與中國聘會以札故也檀弓曰延陵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又爲之親題墓蓋深重其爲人也予睹古今載籍兄弟讓國之事太伯伯夷叔齊季札察察數人可謂宇宙間希曠而宋拘孿之儒徃徃病季子不當讓且謂讓以基禍豈不以季

札讓諸樊爲是至餘祭死夷昧死則札不當讓札讓而僚立闔閭始篡吳國乃亂篡與亂札之讓實基之此語似是而非夫季子讓諸兄其心也粵千九百而未返非讓僚也僚立不得已至而君之耳君之者亦欲潛消闔閭之逆志以安吳國豈意其終不可馴哉闔閭逆志成季子無可奈何矣闔閭取而致之季子非其心也天下知有季子久矣吳人欲得以爲君亦久矣故闔閭取諸僚而致之致之者不容不致也非心順季子畏忌季子也而譚者又謂此時當受此不度當時事勢而妄爲之說者也夫季子在齊知齊政

將有歸在晉知晉國必有難聞樂知衛之後亡檜之
早滅豈不知闔閭之爲人彼闔閭者陰狠而忌日夜
謀所以刃僚取吳散財養客數十年而幸就就而一
旦致之乎季子季子果且偃然而受之吾懼刺僚之
刃而次及札何者虎狼之噬蜂蝎之螫寧問智愚賢
不肖第觸我則發耳故季子曰爾殺僚吾殺爾是父
子兄弟相殺無已也斯言也蓋亦無可奈何矣躬耕
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季子寧得已乎賢者不欲逆揣
異日之變而能爲今日之所爲故不爲福先不爲禍
始古之君子千乘之富侯王之貴棄之如敝屣非苟

爲名而已以其心揆之人倫天道以其身度之利害
禍福是以欣欣去之如解重負孔子稱夷齊無怨意
在斯也札居延陵是能脫身篡奪之朝求二守二矣
令天下後世知我者諒其心不知我者謂我之爲名
也札豈爲名者哉始而以兄弟之序不可紊也而讓
旣而以吳人君僚不得不與吳人共君之也而讓終
而以闔閭逆取必不能順歸我不容不讓也而讓此
三者皆讓也此三讓皆真也度之利害禍福順也揆
之人倫天道安也札豈暇虞後日之基禍而札亦豈
爲名者哉後世睥睨君父竊取大物者徃徃刃同氣

殘骨肉而不惜曰吾欲已禍也不知其處心皆闔閭之類矣若季子者遠不媿夷齊內不媿其祖孔子未嘗薄之而宋拘攣之儒倡言罪之而雷同者至於今吾願守孔子家法者爲之一湔洗也

晏平仲

予讀史見晏嬰阻仲尼初甚薄之讀國語并諸列傳睹平仲之生平又甚惜之旣而幡然悟曰晏子不阻仲尼哉爲此言者非策士誣平仲之譚必墨家排孔氏之論不足信也夫矛盾不同用言殊器也薰蕕不同藏言殊臭也馬牛不同風言殊性也若孔晏者矛

盾哉薰蕕哉馬牛走哉夫害正者必邪也排忠者必佞也擯聖智者必狂愚也晏子而果佞耶狂愚人也阻仲尼又奚疑也晏子而非佞耶狂愚而獨過信傳疑之史曰阻仲尼則寃之矣孔子自幼以知禮聞而晏子達禮者也孔子入周師柱史之後其道益精故慨然有志三代之英而惜文獻之不足苟有用我執此以往而已而晏子所以事其君與所以聘諸列國蓋無斯須失禮也孔子宰中都男女異途斑白不提挈禮乎攝相事却萊夷墮三都禮乎不用而入衛告靈公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禮乎然而孔子之所修

晏子之所明也晏子之所謂亦孔子之所蘊也而好事者爲晏子阻仲尼之言曰當年不能究其禮累世不能殫其蘊信斯言也而晏子果厭禮哉使其果厭禮也當敝帚之若彼矛盾薰蕕牛馬走矣而乃所告君之言則甚異焉昔齊侯與晏子論陳氏厚施公厚歛恐異世而後國其國也公曰善哉奈何晏子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公曰善哉

然三善其言而卒不用也國終歸於陳氏非不幸矣至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之對亦不過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曰善哉而亦不能用也今觀孔晏所以告景公詳略不同而旨則一景公所以待孔晏親疏不同而善其言而不用者則一其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旣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景公之自言晏子不與也晏子特未嘗力薦孔子耳其所以不力薦者非不知孔子也度其君不能用耳以何度之以其身度之耳彼固景公心膂之臣也爲公計社稷而欲以禮消其未萌之亂乃猶枘鑿弗相

入而况孔氏乎由此觀之孔子未嘗不知晏子晏子未必不知孔子今日阻無乃所以自阻乎晏子以禮教告君而孔子以知禮見阻吾固曰非策士誣平仲之譚必墨氏排孔氏之論不足信也且晏子薦賢不棄纍囚不遺執蓋而獨阻仲尼反若邪之害正佞之排忠狂愚之擯聖喆而不遺餘力此不待智者而能辨也仲尼嘗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國語云晏嬰子產仲尼皆以兄事之春秋諸賢孔子所敬慕者延陵季子所推轂者管敬仲所許可孟反史鮪所深交蘧瑗晏嬰公孫僑下此直斗筲之耳今乃令莫逆之平仲與彼哉子西之儔同類而共棄之也予不可以不辨

平原君

平原君美人于樓上笑行汲躄者躄者怒而造平原君門求笑者美人頭平原君不卽殺賓客去者半平原君怪之而門下一人前對曰客去以君賤士重色爲不殺前笑躄者耳平原君卽斬前笑者美人持其頭造躄者家而謝之客稍稍至玄羽逸史曰此似不近人情無乃策士彰勝之賢而爲是過高之談乎夫臨民舍建樓以處姬妾類非佳公子所爲而行汲躄

跚之夫卽欲以竊笑之故奪王子愛姬而取其頭何
太橫也卽或未從初未嘗以勢臨蹇者第云唯唯而
已而三千珠履散去過半不知蹇者何人其聲煥赫
引動羣響至於如此想此人亦客中之矯矯者乎而
一顰笑喜怒間能關三千俠士之去就也然而蹇者
實非客顧又云民家之行汲者耳于平原有君民之
分臣主之義公家美人嘻笑微過卽欲殺之請而不
從門下緣以散落趙國之齊民武斷出人主上矣吾
以人情王法論之未必其然此蹇者必在衆客之間
或有竒節異行而不免于蹇婦人輩笑其猥陋若蕭
同叔子之于郤克耶衆人重其人而不平于婦人笑
平原嘿嘿不卽謝客是以去耶則蹇者必非平原之
民也吾觀請頭而怒諒有所負客去其半諒有所望
必有繫於趙國者重而平原割愛以請罪士又聞風
而景附耶不然將出於游談者張皇夸詡以爲諸公
子赤幟而輕信者取而附之史不足信也

呂不韋

呂不韋賈人子以居貨爲事而身累千金一日見秦
公子楚質於趙者不得歸而趙日苦秦兵趙人甚不
禮於子楚愁寂無聊不韋顧而詫曰貨孰有竒于此

乎於是竭貲收之他日博大富貴在此矣玄羽逸史
曰予觀不韋居秦公子之事所爲散金鈞竒者其術
有六焉以此術取封侯上相食十萬戶家僮萬人名
姬千數金玉山積園田徧天下猶其小者而又陰以
淫生之子爲帝王如持券而責之無爽焉其六術奈
何知安國君爲太子有子二十人又知所寵幸之華
陽夫人之獨無子而其力之能立適也於是千金入
秦而玉麟立剖矣華陽之說進而子楚位定矣此一
竒也子楚羈旅困窮未見名色邯鄲絕世之姿可以
誘之而先與有身且戒之秘姬得幸於子楚遂生祖

龍此二竒也秦趙之兵日構趙知亡在旦夕而方挾
長平之怨其欲甘心于子楚者何限而又以計出之
此三竒也子楚出而幸姬在趙政猶隨母乃毛嫱之
民間而趙人不知又私以賓客游說萬端詒趙君臣
云楚已得立趙何以仇孺子而速禍不如奉姬與子
歸之秦子政得歸此四竒也安國君立一年楚立一
年而相繼物故誰所爲也不韋之金已通神而萬乘
之生死聽之矣兩君速斃此五竒也子政旣立邯鄲
爲太后與不韋淫通無厭又進善房中術者嫪毐假
宦者而入后絕愛之而不韋得脫坐相府以正治國

而盡塗天下之耳目此六竒也六竒運而富貴立至
七百年之疆國數十世之經營堂堂一統之業隱然
就衽席間取之而不遺餘力非所謂智侔造化而手
撥天關者耶夫莫大於天下而可以術取莫貴於人
主而可以巧奪獨聖賢之名不可假耳不韋曰吾已
智取天下而巧奪人主從賈人子時有之况今身都
將相靈爽威命出帝王之右獨不可于此時竊聖賢
之名乎密令其客作爲八覽六論十二紀號曰呂氏
春秋布咸陽門懸千金曰能增損一字者與之卒無
一人其書遂傳之至今此不惟陰竊帝王神器并聖
賢作述事亦欲竊之自開闢以來稱大盜者吾必以
不韋爲第一人矣嗟夫秦滅六國六國未亡而秦先
亡不韋滅秦秦政方壯而不韋族乃知天道之不可
欺而陰謀之反中其身也術雖竒竟何益哉

始皇帝

乾坤有成毀古今有升降天地有盈虛陰陽有消息
而况於人乎大化之鈞陶萬彙也倏而肖貌之倏而
枯槁之當其肖貌也而枯槁之機已具當其枯槁也
而肖貌之理固存故天下之物茁於春長於夏夏者
大也大之極其道必衰於是終之以否否爲初秋之

卦炁又委于秋伏於冬冬者藏也藏之極其道必盛
於是始之以泰泰爲初春之卦炁是兩者循環無端
盛者必衰泰者必否將來者必進成功者必退自然
而然者也予獨怪秦始皇帝旣一天下又求長生知
長生不可得則欲由一世傳於萬世夫使人生可長
軒轅氏當在宥終古何必使攀龍髯者長號使傳可
萬世虞夏商周當至今猶存何以今應景命者迭起
是宇宙間大愚人莫如始皇帝矣古之負力者多以
舉鼎折肋而死天下大物也其重何啻一鼎舉天下
者其爲害奚止折肋堯竭力而舉之呼許由以代由

不肯從而亟委之舜舜竭力而舉之呼善卷以代卷
不肯從而亟委之禹堯舜豈不愛其子不欲以折肋
殺之是所以真愛其子也始皇以鼎重而死又欲委
之綿力之子孫以至於萬世不謂之大愚可乎漢高
祖世祖所以得稱爲大英雄者以其明於成毀升降
盈虛消息之故也高祖寢疾呂后召醫至高祖怒曰
吾提三尺劍取天下豈非天乎而奈何命我就豎子
求活也促去旣而與黃金五十斤世祖過南陽給復
一年南陽父老再請益之世祖曰人生脩短莫必安
知明年朕在否也兩祖度量超越千古世祖不諱死

高祖不斬生真大智也始皇乃欲於海上蓬萊招必不可致之人乎昭烈臨終謂武侯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不可輔君當自取此亦知重器之不易舉擇人而畀之卓有二祖之風矣豈有所虛飾於其間哉世之以成敗論人者往往躋魏武於高光不知其度量相去之懸絕也孟德之將死也歔噓留連戀戀于妾婦之前而不能自決此庸人之舉動也其去玄德不亦遠乎而尤有甚焉者晉武帝知其子之不肖而殺其弟司馬攸宋文帝知其子之不肖而殺其弟劉義宣北魏世宗亦殺其弟元勰各欲以安其子而自翦同氣先戮英賢卒至社稷陵夷權奸遂意彼豈知天之所廢者不可與天之所興者不可廢而成毀升降盈虛消息一定而不可移者哉雖謂愚而又愚可也是又在始皇下矣

史論卷一 終

史論卷二

玄羽外編二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問思訂

博陸侯

漢大臣如霍子孟者三代以下豈多見哉守成中堅
確乎不可拔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之何其正乎擁立
之際危疑臬兀皎皎此心可貫金石而必生禍福皆
置度外何其忠乎廢一主樹一主不動聲色而天下
晏然何其智乎乃正矣而有未捐之私忠矣而有不
割之愛智矣而工於國拙於身家吾不能不為子孟

有遺憾焉夫子孟委裘卧赤保抱幼冲手挈真符歸
之明聖勲庸塞宇宙矣而曰遺恨者何居當孝昭初
載天合未作俟其將壯以考卜貞媛可也上官之子
安以其女進甫六歲耳光不以一語禁之豈其未之
思乎顧以皇后雖幼吾女之女也外祖秉軸女孫寧
坤非常之福何可涯哉及冲英短祚昌邑歸藩禁柳
復生山石自立舉朝文定注目成君而子孟欣然赴
之猶然上官之心也逮故劔既求安心摧阻遂移志
廣漢踰年不封子孟本心昭然盡露矣是所謂未捐
之私也此心勃發誰不窺覷妻顯邪謀從茲而起乃

牝晨鞠凶於外舍暈翟罹患於椒寢考問侍醫禍幾
切近始吐情於子孟而子孟嘿嘿無語是所謂不割
之愛也人臣而有未捐之私不割之愛則明奪於所
溺智憊於所蔽遠見丘山而不見目睫吾未覩能自
保其終始者是赤族之禍光自取之昔光與金日磾
同侍武帝武帝俱重之以爲皆可托孤吾以爲光不
及日磾遠甚使日磾處光之地必不進女當顯之逆
必能正法何以明其然也方帝欲托孤時光讓曰臣
不如金日磾日磾曰臣虜也不可使匈奴輕漢力辭
而退世未有辭寵於身而借榮於女也者吾蓋試日

碑之必能捐私以此也日碑有幼子武帝愛之招待左右呼曰弄兒常坐上懷中抱上頸一日偶在階下與宮人戲日碑見之曰此淫亂之漸也取弄兒歸殺之見上謝罪上大惋惜而益重日碑夫未淫而憂其漸寧肯既逆而護其終乎吾蓋試日碑之必能割愛以此也當時子孟若無進女之心妻顯必無行毒之志即妻顯之邪謀既遂而子孟能毅然發露其奸王妻于法而身歸司敗庶幾微寵於前功而得保其後嗣在日碑必能行之豈至死骨未寒而三族夷滅乎後來金張寵祿與漢終始人以爲遭際之適然而不

知日碑忠智足以延之吾因感博陸之事而并及之云

劉平

赴賊全義

更始時天下大亂彭城劉平弟仲先爲賊所殺賊又至平扶母逃難平有一幼子仲有一歲女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曰力不能兩活也與母俱匿于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賊賊將烹平平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菜願食母畢還就死賊哀而遣之母食訖即赴賊全義賊不忍殺乃得歸玄羽逸史曰劉平義最高信最明爲人之所難爲由君子觀之殆不近人情乎夫捨

已子而存弟女義也與賊期而不忍負信也倉卒逃死之夫而義與信兩全可不謂難哉而若之何其不近人情也天下之事自有緩急輕重所貴君子者權緩急輕重之間而以天理人情較之而已取已之子與弟之女比其愛雖不甚遠取弟與父母祖宗比則緩急自見取身與信比則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取母所待命之身與不欺其賊之信比則輕重自見使非弟女而爲弟子也曰吾子與弟子等皆宗祧所係子死而弟之子存猶之乎其已子存也弟不在而子在是弟雖死而若生也不爲身計也不爲弟計也

爲祖宗父母之無後計也彼一歲之女奚關于宗祧而忍令其可關宗祧之子先死乎此劉平義最高而緩急不暇辨矣使母養而猶有托也曰賊以信遣我我失信於賊反賊之不若况母養有托吾身死而母無恙也死之可也今一死則俱死矣審其俱死何必忍須臾死求哀于賊以食其母忍須臾死而求哀于賊爲母故也方爲母而又棄其母以全賊信則頃刻之生奚益其母豈不自垂其本志哉爲平之願將必百計以求生其母身在一日則母在一日又將必百計以求生其身是非我身母命所寄之身也母命所

寄之身而可以輕死耶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爲其
身之重而盜賊不足以死也平以一身係母存亡何
啻千金而輕以全信於盜賊此又劉平信最明而輕
重不暇辨矣且夫一棄其子猶異他日之有子一棄
其身今日可有母乎吾不愛身獨不愛母乎今日無
母昔日存弟女之心又安在乎或者曰平以賊遣而
不踐恐賊怒而搜澤中母子皆齏粉矣赴之知其必
釋也不欺乃可以不死也存信亦所以存身也曰天
下豈有常行仁義之賊又豈有常得徼倖之身賊之
遣殆觸發於一時再則未可知也奉母急入窮谷正

所謂百計求生其母者禍福聽之於天耳而徼倖萬
分一以希必不可再之恩于殘忍嗜殺之寇如之何
其可也嚴仲子之交聶政猶過於國士之待矣政非
不感之深而母在卒不敢以身許之使政母天年不
盡政終身不踐國士之信也是皆節士之成法而平
未之覩吾益惜之乎他日爲郡吏又以身代太守孫
萌被七創而不挫萌渴求水傾創血以飲之萌死而
扶喪歸葬其立節守義視死如歸皆生平蓄積而緩
急輕重之間毫有未較乃析義而未精者漢人尚節
義其過也流而爲矯激是固難能可貴之行而于人

情則甚遠也故君子之道必本于人情不刻意以爲高不矯世而絕俗

蔡中郎

古人有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輕重姑勿論乃同此人也而于彼死則節義昭顯于此死則本末垂刺毫釐之差而謬以千里不可不慎也語云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見理旣明則據之如金石白刃在前從容蹈之非平日學極其精信極其篤安能善其道於死生之際有如是之光明俊偉乎故曰死非難處死爲難余於蔡中郎甚悲其死而又甚惜其死之未

盡善也中郎忠謀正議侃侃立朝僉人內豎疾之如仇幾死而不死與妻子同徙燉煌幸而得赦又觸怒賈怨于王甫之弟再遣其黨爲陳留太守必欲殺之幾死而不死逃竄吳越變名姓雜漁翁釣叟者七八年幾死而不死表本初盡誅黃門始還郡未旬月而董卓入廢主弒后將移漢祚周佖伍瓊勸其舉用賢良以厭服海內吾意中郎必死此時矣生平所學者謂何所自樹立者謂何其負天下之望謂何乃畏董卓滅族之言一舉而棄之與荀爽同起孟子所稱大丈夫威武不能屈不圖伯喈而一至於斯也董卓旣

誅公一發歎王允于坐間收之自請刑足以成漢史
氣亦卑矣當時諸賢救者皆言蔡邕曠世逸才良史
所寄班馬之後非邕莫續允曰方今海內多事豈可
使佞人執筆在少主左右令吾輩受謗耶竟死于獄
伯喈學貫天人名滿四海而允以佞人指之豈不冤
哉其實原於董卓之一從所謂袒祿產之肩者必非
貞臣游蹠躋之門者必非端士也允固以應卓之辟
哀卓之死則卓之黨也不謂之佞而何等死死于卓
誅之後卽所謂本末垂刺者也死于卓辟之初卽所
謂節義昭顯者也一重於泰山一輕於鴻毛人豈獨

無死而伯喈處死若此不亦深可惜哉王莽之於龔
勝公孫述之於李業亦嘗以死懼之矣而二子弗顧
也莽述雖忿竟不敢加非法于二家今伯喈與申屠
蟠同志卓安敢以莽述所不敢行者而悍然行之耶
或曰以邕之賢而子高聲議之徒以應卓聘一事耳
孔子不嘗應公山胗奚耶不嘗遜陽虎而唯諾于葉
公耶安知其意非欲繩權奸而就軌物乎漢祚已去
無可奈何耳噫伯喈自揣其德可以繩猛戾之卓而
就吾之羈絆哉一登其舟與之隨波上下而已自非
聖人而輕用其權未有不敗也孔子雖不拒二子之

召亦曷嘗卽往耶仲由冉有亦一時豪傑之才一入田孔之黨雖死而人猶謂之逆賢哉閔子處亂世未有若斯之善者也漢末諸士吾獨以伯喈爲賢彼張衡王充輩文矣而學不及班固馬融輩學矣而忠不及李固陳蕃輩忠矣而才不及以漢庭無出其右之伯喈儻其死于邊或死於吳越又或死于卓聘之初豈不偉哉烈丈夫而若之何死長安犴狴中吾所以惜其死之不善爲此也

孔北海

東坡北海贊稱孔文舉爲龍且謂公與操不兩立非

公誅操必操殺公而大罵史氏才疏意廣之說爲不公北海千載而下得坡僊爲知己矣而予獨有說焉不敢雷同自附于鄉先達也曹操陰賊詭秘路人所知當其奉迎漢帝豈真心爲卯金圖興復哉不過假爲奇貨借名號以翦羣雄耳漢帝如嬰兒在股掌之中死生唯命北海旣負天下之望內度其身外度其主力能誅操則誅之無以不密失身而首難於國不能則去之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焉往而不可逢萌梅福申屠蟠袁閔雖以王莽董卓之忍暴不能有所加也豈以北海去而操能阻之操亦知北海名蓋天下

人倫之望以禰正平之侮且欲假手於劉表而不敢
殺况非正平乎顧乃依依許下亢言高論與亂世爭
雄操豈得而忍之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立殆岌
之朝而傍鯨鯢之側又排蕩以鼓其怒明哲安在易
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北海推轂楊修而高獎正平
操殺二子此殺北海之幾也而不能去何謂見幾東
坡以為龍夫龍者能大能小能屈能伸飛則九天潛
則九淵若北海者能大而不能小能伸而不能屈知
飛而不知潛異乎吾所謂龍矣坡蓋重其文詞高其
風節偉其人品而未嘗以明哲知幾之道相提而論
不覺讚頌之過子由亟稱管幼安為漢末第一流而
無一言及北海或亦此意

皇甫嵩

皇甫嵩既破黃巾威名大震閻忠進謀曰海內不幸
為闡人破壞幾至土崩今既削平當乘此機會掃除
君側此萬世一時也規拒弗納玄羽逸史曰皇甫嵩
良將之器非英雄之才也故雖有摧陷廓清之功而
無計安天下之慮且夫閻忠之謀何下於蒯生而皇
甫之時尤便於韓信假令蒯生計行為負漢閻忠策
用為除奸順逆異勢天下之從違可知也夫桓文之

所以功蓋天下者惟能乘天下之勢決天下之機而快天下之人心耳此舉也其勢甚便其機甚順而快天下之人心若何若使曹孟德司馬仲達當此吾不知意氣激昂又將何如而竟不決吾固曰非英雄之才也然猶貞臣之慮所謂投鼠而忌器者乃若董卓之事尤可惜焉卓之豪猛嵩所素知平時不奉節制驕蹇自用麾下智士多勸除之而亦不斷已失事機矣逮擁兵入朝廢主弑后虐燄滔天而不敢遽篡者畏嵩在也嵩方手握強兵若能襲屢勝之威仗名義之正鼓行而前則關東義旂雲合景附豈子破膽矣

奈何應其徵乎兵權去手一匹夫耳豈不受制于人老子云魚不可脫于淵吾惜皇甫義真有虎豹長嘯之勢而自投于窞若庸人所爲也

王陵趙苞溫嶠

古有忠臣孝子不得已而犯天下之清議持忠厚之論者當有以原其心夫君親大倫忠孝大節此兩者一虧不可謂人也何必論其生平然亦有身際陽九數當百六值天下至不得已之時從吾君則失親全吾孝則虧忠自當低昂輕重而其心苟可以暴白于天下卽有所犯天下之不諱而君子亦有以原之吾

觀王陵之於西漢趙苞之於東漢溫嶠之於東晉此
三人者徇君而不知有親譚往事者一切舉而罪之
予反覆其心迹而設以身處其間爲引繩批根求夫
至當不易之論而別白言之以服此三人者之心則
似有不可同年而語者何也王陵初事項王引兵來
歸楚人執其母而召之當其時陵于漢君臣之分猶
未定也陵母死于劔以止其子母得矣而陵不能無
罪爲陵者歸楚以全母可也母死而身尚可生哉歸
楚不爲悖主全母不爲顧私徐元直有典刑矣元直
在昭烈處其母亦爲操所執元直曰本所與將軍圖

王伯之業者此方寸地也今方寸亂矣不能事將軍
也昭烈卽遣之蓋君義臣孝兩得其道也使陵以情
白高祖高祖大度主也未必不遣陵陵遣而母不死
陵奉其母耕于野或母死而陵亦死之豈不堂堂乎
忠貫日月哉不自請行而遣使母固志節人也乃所
以速之死耳母死不能死他日之功名不足贖也故
曰陵不能無罪乃趙苞也不然苞爲漢臣食漢祿爲
天子守封疆非王徐泛泛擇主時也方迎老母值鮮
卑入寇苞倉卒守禦而母爲所獲是時可如元直去
乎苞與城爲存亡母不得顧也何者身爲天子之臣

非吾親所有矣彼其言曰本欲以微祿養母反爲母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遂以身決戰克敵而後死之夫克敵忠也死母孝也是謂兩難而兩善猶有可議哉若嶠也雖羈旅越石而身爲晉臣當懷愍執辱神州陸沈山陵穿破宮闕灰燼以太真忠憤激烈固已崩裂五內儻區區戀烏鳥守拘攣而不乘時匡濟社稷爲墟家亦就破母命存亡不過先後間耳不得已權輕重搵淚而絕裾旣而王敦兩犯石頭蘇峻逼脇天子太真周旋其間不避險難母訃北來勢不得顧其處心與趙苞同而時事難爲殆又甚焉使國家無

嶠恐晉室之禍不獨二帝蒙塵而又移之敦峻矣李陵兵敗而不死亦爲母也漢武帝罪陵失節誅及其母遂辱死天涯爲隴西羞苞若不死是又一李陵也忠孝安在故徐元直可以律王陵而不可以律趙苞溫嶠使元直處趙苞之地必不與母俱全居溫嶠之位必不與賊俱生元直特幸而苞嶠不幸耳元直未嘗委質故于君爲輕而親爲重苞嶠業已許國故于親爲輕而君爲重此所謂低昂輕重別白言之至當不易之論而服其心者也夫古之高誼如溫太真者亦皎皎大節翹楚于晉庭乎當天下多難奮不顧身

以存國社而卒冒不孝之名真不幸哉而此心固可
以暴白於天下後世也持論者不以身處其地而原
其心而嗷嗷焉雷同吠聲亦刻覈而不忠厚矣

史論卷三

玄羽外編三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荀文若

曹操殺董承帝不能平伏后私與其父完書云司空
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懼以書示荀彧彧隱而不言
事洩操密爲之備彧恐操覺乃求使至鄴勸操進女
爲后操曰今朝廷方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彧始以
書意告之操驚曰君何不早言於是疑彧及董昭九
錫之議彧不可始大疑之奉命勞軍禮畢方欲進言

操遽揖而退行至壽春飲藥死玄羽逸史曰文若自
勸操奉迎以來摧破諸袁克定劉表宇內略平皆其
謀也其於曹氏有魚水之契肺腑之親伏后私書所
關匪細隱而不言竟何意乎漢室陵遲羣雄競起文
若每懷匡濟以爲非操莫可以定海內故欲借其力
以興劉及蓬蒿旣芟曹氏舉動非常文若業與共事
卒難垂忤然亦未嘗頃刻忘漢顧操桀黠勢力旣成
千揣百慮徒有一歎報漢而已及帝有蹶起之意幾
發於皇后私書文若以爲曹氏若危劉氏必安大難
一作吾得從中從容指揮社稷晏然矣此時寧負曹

氏而不負漢敢爲洩之乎詎意伏完性怯幾事微露
文若以疑端旣開始有易后之言及曹操終疑文若
乃死其心以爲報漢之本圖可對天日事之成敗命
也嗟夫孔文舉在無人敢議九錫文舉旣死董昭掀
然而談矣荀文若在漢猶可延文若旣死漢欲不亡
其可得乎

何曾

何曾每侍宴於晉武帝退謂子孫曰國家創業垂統
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事非貽厥
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世其殆乎此吾子孫之憂

也及何綏被誅何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玄羽逸
史曰曾爲開國宗臣與司馬氏義同休戚武帝識度
弘遠又非拒諫之主更不聞有一讜言爲典午之社
稷計靈長而徒與子孫譚於私室忠臣之用心可如
是乎且作法於涼其弊猶奢曾旣竊歎武帝無經國
之圖而曾所以謀家示子孫者祇見帷帳衣服窮極
侈麗厨饌品味過於王者而已蕭何之垣屋不治楊
震之清白二字又可如是乎其子遵邵奢縱過其父
其孫綏機矜豪簡傲過其祖俱用殺身滅族永嘉之
末何氏遂無遺種未必非曾之貽謀也于體國則不

忠於傳家則不訓殆聖之云嵩言何大蔽哉同時王
太保祥亦位三公而謙儉孝讓門無襍客家無擔石
其所訓誡子孫俱合聖賢經典而後嗣亦能守之遂
自過江以來德業相望交映金紫者垂三百年而不
絕所謂善于貽謀也者而曾不及也魏史稱司馬昭
進爵爲王曾先致拜而祥獨長揖曰豈有三公下拜
之禮將不損魏朝之望而減晉王之德乎昭愈敬之
祥之人品遠出曾上不獨謙盈之間議論之頃有間
云耳矣

張華

茂先博物君子也而留連闇主之側與淫悍女后相終始上不能弭國之亂下不能保身之危其於見幾之智撥亂之才兩無所稱予嘗反覆其禍亂之自而竊爲之慨焉自古才智之士何嘗不遭變故在可去之時必決於去當可爲之會必勇于爲去不決則身危爲不勇則幾失此兩者君子審之當賈后以婦廢姑殺之而滅其族華爲三公諫不從卽當去殺太宰亮太保攏滅其族不能止又當去廢太子諫不從又當去三可去而不去世以茂先爲智吾不信也夫可去者三而不去豈欲有所爲乎倫秀逆形頗露而不

早爲之計抑又何也身在衡軸手握樞機天下之事伸縮由我乃其知東宮必不能安賈后必不可正惠帝必不可悟天下之事皆去大禍已近而猶依依闕庭不知茂先欲何爲也昔陳曲逆從諛王諸呂丞相陵責之曲逆曰今日犯顏敢諫我不如君他日安劉氏君不如我平固已度諸呂之無能爲而揣已之必足以安劉也茂先亦有意於此耶夫所貴智者雖在不可爲之時而亦有脫身之策濟時之謀當司馬雅以倫秀之謀來告旣已拒之吾意有竒策佳謀顧拱手而聽其潰裂乎若於此時亟與裴頠入宮先事而

伐其謀不過詔書數行奸黨冰消矣卽大難驟作猶
得以騶虞幡解之不至酷烈如是之甚朝中俊又如
林倫秀又非雄才呼吸之間可以收復有得爲之權
居不疑之地君父在其掌握號令出於唇吻而竟赤
族于凶人國隨以覆滅不知所謂博古者奚爲哉吾
以爲見幾之智撥亂之才兩無所稱以此耳

李密

隋末舉義之士獨李密爲雄當其宿衛左仗下煬帝
駭於瞻視騎牛讀書越公竒其應對此童子已有雄
氣矣陳三策於玄感籌算如神開英略於羣盜霸王

在握此逃逋已著雄名矣卒以亡命之身驅烏合之
衆連戰黎陽奪據回洛旬日之間有衆百萬令暴主
扼江都而鼠伏諸帥晚東京而褫魂傳檄天下折柬
唐公以爲四海可指揮而定矣無何米盡衆散軍敗
勢蹙投命長安冀望台司復以孤旅造逆死於窮山
始若兩截人者蓋嘗試論之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爲夫天下之大可以氣塞剛大之氣
惟以義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剛大之氣先餒矣吾
雖欲振之而人不服雖欲伸之而人不信是以百萬
之衆瓦解土崩而莫可收拾勢也亦理也故聖人寧

不有天下而此心不可有一毫愧怍寧自脫身玄感之難逃竄飢餒濱死矣翟讓收而禮之數進奇策翟讓又悅而服之說以霸王之術翟讓遜而不敢始上衛公之號全軍而聽之而密乃足以展其才則讓之恩不爲不厚矣一日聞飛語屠之几席間如雞豚耳此非殺不辜乎此非行不義乎于是驍雄之將如秦叔寶羅士信程咬金輩俱號萬人敵各鳥獸散衛公孤立欲何爲哉昔更始殺劉伯升公孫瓚殺劉虞段匹磾殺劉越石侯莫陳悅殺賀拔岳皆以不義之名自取敗滅密固通達古今以英雄自負而獨不見此何也讓死之後有似天奪其鑿咫尺東都而不知取以爲資留連倉米顧戀金墉使世充坐大良將勁卒又復四散而一敗遂不可救矣所謂義不立則氣不振安得歸之天亡也隋末羣雄獨密意氣可人而一敗塗地予爲之論列如此

房瑄

唐人多稱瑄德器有王佐才一敗而廢恨其用之不盡愚謂瑄初用之大敗若再用之亦未必能有以濟時艱而振唐室於貞觀開元之舊也當肅宗間關靈武此正君臣宵旰之日非坐嘯高談賓客酣宴而可

以指撝強寇也及賀蘭進明讒說已進惟宜積誠意以感動君心俾釁隙自消內外無間主意釋然而後爲吾所欲爲不則奉身而退以全名節而乃自請將乎賊不知天下曾有君臣蓄疑懷畏而可以立功者乎昔管仲之於桓公王猛之於苻堅也君推赤心以委其臣臣奉精白以攄其君上下契合有同魚水間者必逐忿者必誅而二臣始爲之委質是以齊秦暴焉而伯今君已納讒去齊秦之主旣遠而驟請自將欲令連百萬之衆畀之我事成則功何所居不成則罪何所追中制則將權不立自遂則謗聲四起進退

維谷非此一請爲之哉且彼所恃劉秩何人也其才遠不及王衍殷浩而欲以當石勒姚襄是投卵于石耳安祿山史思明襄勒弗能過也提十萬曳落河無敵於天下以李光弼之才氣中渾之役竭盡底蘊僅而勝之餘將望壘而土崩也而乃以劉秩清談之客相當此已見瑄術之踈矣君有疑而請自將是謂不知幾以白面書生抗強敵是謂不知人浸潤在旁嫌隙已開而猶攬兵權以求立功是謂不知變愚故曰雖再用之未必能濟時艱而振唐室于貞觀開元之舊也然則瑄之德器豈盡虛名乎曰瑄乃平世三公

之才耳肅宗用違其才所以一敗而不振若收復之
後令瑄從容諷議鎮靜廟堂以撫摩殘喘毋令讒邪
間之當必有可觀者方用而疑之方疑而將之既敗
而卽逐一逐而不收人皆嗟瑄之不盡其用予獨悲
瑄之不逢其時

陽城

有絕俗之士義高千古而予謂不可爲訓者惟其出
於周公之平易而外於仲尼之中庸也世稱陽道州
之賢學士大夫爭艷談之其行誠不可及然律以周
公孔子平易中庸之道則不免詭激太過夫不孝有

三無後爲大此聖人之制也而何獨以不娶爲賢已
身不娶已甚矣而二弟俱令不娶可乎朝政日有闕
失爲諫議者八年日與其弟酣暢不事事韓愈作論
譏之弗爲動賓客游談者規切之醉弗聽不幾於尸
位乎老子莊子方外之士也而未嘗無妻子城兄弟
獨守不婚之義忍令陽氏之祧自我而斷耶仲尼爲
委吏會計卽當爲乘田牛羊卽茁壯長暮月卽稱可
三年卽稱有成當憲宗多事之時居諫諍可言之地
乃八年結舌而飲醇一日裂麻以塞責假令六七年
中或罷官或死將何以解於天下乎槩公之生平隱

中條也薰其德而善良者若干人論裴延齡也天下震動去爲國子博士也縫掖傾心出治道州也遠民賴其撫字芳規雅節章章在人耳目蓋未可輕議者而踪跡詭激不近人情竊所不解焉使天下而無周公平易之道孔子中庸之學城誠高絕於世天下而不可不行周公孔子城之所以爲高者乃其不足訓者也法城者不得城之高而先得其詭激率天下之人潔其身而亂大倫其爲世道累豈小哉

鄭縈

唐昭宗閱羣臣班簿至給事中鄭縈署其旁曰可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省吏走其家上謁縈笑曰諸君誤矣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詔下歎曰萬一果然笑殺天下人旣視事宗戚詣慶縈搖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固讓不聽三月竟乞骸骨歸玄羽逸史曰世多有瓌璋之士見時事之不可爲而佯爲垢嘲以自諱匿者誠未易輕測也唐之末造政出多門士無廉耻規相位者或納賂于北司或進獻於戚里或徼援於近倖甚者辱身於方士失節於優伶而縈獨特出帝知不由他實此其人品槩可睹矣先曾出知廣州值黃巢崛起流血

宇內所過郡邑無不殘滅公移檄於巢戒無犯州境
巢笑爲歛兵州獨得完吾不意賊巢刈人如菅其戮
刺史守令尤慘聞檄而戢當必陰有以厭服其殘狠
之心而出於尋常蹊徑之外者此其未易輕測一也
及歲滿而去俸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帑藏爲
竭而獨不敢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據廣州始送都
還蔡夫遺錢且不敢犯况其人乎此其未易輕測二
也彼見其時權璫璠據內庭而不可去強藩環列九
土而不可制羣盜豕突蜂踴於天下而不可除吾能
爲鄭畋乎重發而受禍吾能爲張濬乎輕舉而委命
吾能爲崔胤乎懷二而亡身方且視相位如鳩毒而
庸詎知主上之有獨知也在公非不感激知己如鼎
命之已解何此所以將命而自疑已拜而遽去一則
曰笑殺天下人一則曰時事可知矣區區自嘲以掩
其瓌璋邁羣之器而本傳曰爲相之日侃侃無復故
態又曰自以不爲人所瞻望三月求罷史氏之譚總
之遊鄭公諱匿之天與其不可測之量者也公非辭
相耻爲亡國之相不忍以神器歸賊也然而圭角不
露其過人遠矣

朱温

歐陽子作五代史不僞朱溫而帝之自以爲不失春秋之意曰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其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爲篡各傳其實後世信之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玄羽逸史曰歐陽公之言辨則辨矣而竊不免有所疑三代以來世有篡者而皆不得成其爲國亦不得成其爲君而獨溫成之何諸賊之伏辜而溫獨不伏也后羿以有窮代夏史不得嗣窮於夏王莽以新室代漢史不得嗣新于漢

桓玄以楚帝代晉史不得嗣楚于晉豈三人不實嘗爲君乎漢書晉紀不得傳其實而無以取信後世矣夏書經夫子所刪亦不足信乎而奈何獨以梁而繼唐也窮之篡也羿浞相繼三十年而少康滅之莽帝十八年而世祖滅之玄帝一年而劉裕滅之其滅也無論脩短俱以伏誅書而不成其爲國亦不成其爲君溫父子相繼十六年其久在桓玄之上浞莽之下而卽爲莊宗所滅昭昭乎莊宗可以繼唐而溫在浞莽玄之例矣今唐之後當書後唐以先後別其族類而成莊宗之爲國亦成莊宗之爲君成其爲國者所

以賞其復仇之志成其為君者所以褒其滅賊之功此何不足以為勸於天下書朱友珪殺朱溫書唐兵入梁朱友貞自殺敬翔李振伏誅如莽玄之法此何不謂不沒其實而人知惡名之不可逃乃僭而梁之偽而帝之賊而崩之奸雄業已誅滅伏法矣而猶得成國成君不知安祿山朱泚李希烈李懷光亦嘗稱帝何以異於朱溫而九原之中聞溫列於帝王之序能不號冤也哉天下亂臣賊子欲為溫所為者不少又豈不技癢而攘臂哉而以此為春秋之意是春秋為誨盜之書而非懼盜之書矣且曰魯桓公弑隱公

而自立者宣公弑公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探逐其君衎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為君豈不以彼之進偽梁也用此法也而烏知有大不同乎秦王殺建成桓公殺子糾苻堅殺苻生高湛殺百年湘東殺子業俱能有其國而成其為君兄弟相爭嫡庶相謀平禍亂救患難有所不能自巳天下共君之桓隱諸人何以異此而聖人獨不與之耶聖人之所不與必莽莽之類也唐末諸帝制于強藩黃巢乘釁而起朱溫助之已叛而降既降而篡既篡而誅正如安史之相為先後方其得國也匹夫

匹婦所共切齒幸國家猶有封疆之臣不共戴天枕
戈而起一舉而滅之大憝伏法正當據事直書以垂
戒於萬世而顧取隱桓宣厲爲比非其倫已若令作
後唐晉漢周稱爲四代史而以溫事附之前唐之末
後唐之初若莽在兩漢之際玄在晉宋之間其關於
大義更多則歐陽子之史真可上擬春秋者也竊欲
爲先生忠臣安得起而質正

趙雙

趙雙守陳州抗黃巢凡三百日朱溫李克用兵會於
陳巢乃解去溫入陳雙迎拜馬首甚恭陰識溫必成

大事以其子巖聘溫女後稱長樂公者巖在梁遂爲
駙馬都尉戶部尚書租庸使良田美宅徧天下日食
必萬錢與張漢傑亂政屏敬翔斥王彥章卒以亡梁
而巖爲唐莊宗所誅滅其族歐陽子曰嗚呼禍福之
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云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
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福惟
君子之罹非禍未必不爲福小人之求非福未必不
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雙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
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托矣安知其家

族卒與梁俱滅也。孽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張子讀五代史，歐陽子之論而喟然曰：詩稱文王求福不回，曲禮云臨難毋苟免，夫回者邪也，苟者倖也。求福不回，福至而禍伏之矣；難不苟免，禍至而福倚之矣。其發如機，其應如響。而所貴君子者，終不以此貳其心。君子知修身而已，不以其倚伏而有所趨避也。爲子知孝爲臣知忠，交友知信，莅下知仁，與物知誠，惟盡吾分所當爲，非假此爲求福免禍計也。故修身而福至，常也；君子安之修身而禍至，變也。君子順之，孽以回邪之心求

不可知之福，以徼倖之志，脫不必然之禍，不如守正而待時焉。時清與天下共享其福，世亂與天下共罹其禍。責在我視，吾力盡，吾心責不在我行。吾志畢，吾分而一切委之時命焉。卽其中變通盈縮委曲萬端，而要之正必不可去也。若孽也，業已知唐祚之衰，而朱氏之強矣。回邪于去就之間，徼倖于身後之福，將不嘿以唐社稷輸之，碭山賊徒乎賣國諸人，孽爲首惡，赤族之禍誰則寬之？嘗觀古之以智術取富貴者，其始自謂得計，不知福至而禍先萌焉。何者？其心回也。呂翁識真主而托其女，異日子孫俱王而族亦

隨赤禍福之相爲倚伏尤甚明也呂翁之心猶未大
回邪而且無不敗况趙犖之誨賊乎故君子涉世所
遭之治亂不必同而要之正必不可去也是守身之
常法也

史論卷四

玄羽外編四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宋高宗

唐自安史作逆玄宗西幸太子入靈武李郭起於朔
方建立奇功大難削平而諸帥有難以遽奪其兵柄
者又河北李寶臣等俱以賊將歸正僕固懷恩欲樹
以爲黨遂雄據交結父子相繼而後朝廷行姑息事
羈縻然而平內難制強虜諸鎮各自爲戰吐蕃回紇
嘗擁百萬騎蹂躪內地而卒不能有其尺寸亦強藩

之力也靖康時金酋棄好南下京師不守二帝北去高宗渡江張韓劉岳突兀奮振各擁精銳以成中興之功蓋不下於唐之李郭而高宗宛轉淮左間關二浙竟不得跬步中原一清陵寢者何也起於高宗疑畏之心太重而奸臣因其疑畏從而怛之熊虎之將或戮或罷收其兵柄自謂廟算盡謨而拱手揖虜而入假令高宗納宗澤還京之議駕歸河南使如澤等與李綱輩分陝而治傅燮張所經略兩河重其守備韓世忠岳飛張俊劉錡楊沂中等耀兵於山之東西淮之南北曲端吳玠吳璘出入于雍涼梁益之間各

捐千里許以便宜分茅建節若魚鱗然粘罕兀朮雖強不能過安史其兵雖衆不能過回紇吐蕃豈其踐踏若蹈無人之境而一敗塗地至此哉惟其疑畏太重忌心隨生彼見人稱韓家軍岳家軍以爲天下知有將帥不知有朝廷若曰門外之寇而猶可緩肘腋之危將若之何秦檜神奸窺見此幾必有密說以禡高宗之魄而欣然從之世謂檜殺岳飛而帝不知吾不信也或曰唐有藩鎮故有李希烈懷光吳元濟田悅朱泚朱滔之事竟失河北以至於亡以若所爲不幾於藩鎮乎曰爲國者當先正紀綱計利害明緩急

仇耻不可亡紀綱也取方張之虜與後來之藩鎮緩急較然取危亡之禍與漸至削弱利害較然今假諸將以土地慮其將同藩鎮而漸至削弱也而寧盡棄其地與強虜稱臣稱小而甘心焉是外侮方恃其強狠而我自摯其手足以冀彼之矜恕雖三尺豎子不能欺矣而檜敢於欺高宗所謂物必先腐而蟲生之者也凡謀事而卽虞意外之變則父子兄弟皆有可疑又何將帥之云乎食而噎時亦有之而要之必不可無食因食而慎噎可也慮噎而廢食不可也檜之說是欲以噎懼高宗而令其不食者也高宗不求良醫治噎而甘心不食死非不幸矣

蘇論三雄

蘇明允曰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志曹操有取天下之志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此三人終其身無成焉老蘇之言出而三雄其有定論乎玄羽逸史曰項籍之所以不有天下者正坐其才之不足而不關於志曹操之所以不有天下者正坐其志之不立而不關於量劉備之所以不有天下者正坐其量之不優而不關於才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夫有

天下而不與是真能取天下者也且何以謂取天下之才豈其拔山舉鼎之謂乎不自用而用天下而合天下以爲才是所以爲取天下之才何以謂取天下之志豈其陰謀圖大之謂乎計安天下而忘其安并令天下忘乎我是所以爲取天下之志何以謂取天下之量豈其寬容遲緩之謂乎我無強弱小大之跡而天下俱遊于強弱小大之天是所以爲取天下之量不自用而用天下而合天下以爲才舜有之水土付司空播種付司農教付司徒刑付士師山澤付虞禮樂付夔夷恭己正南向而已是舜之才也計安天

下而忘其安并令天下忘乎我禹有之四隩旣宅宇宙重開猶下車泣罪憂民之不如堯舜是禹之志也我無強弱小大之跡而天下俱遊於強弱小大之天湯文王有之葛伯昆夷放縱無道豈不能舉而取之憫之若嬰兒也忿憤之念毫不生焉是湯文王之量也此數聖人者有得天下之道無取天下之心有來天下之德無要天下之跡而後天下久安長治而可以保子孫黎民于無窮若夫秦政隋堅非不能取天下也取之於身曾不能及之于子是謂真能取天下而有之者乎吾嘗觀于項籍之才矣咽嗚叱咤千人

自廢匹馬從橫百戰而不敗特一夫之雄耳當是時
秦播黔首錮豪傑才士滿天下而不知用也彼謂天
下在吾長矛健馬之中而焉知有好問用中之事乎
吾嘗觀于曹操之志矣功德旣盛神器自歸何必除
勝已殺賢豪使皇子后妃俱不良死而用以逼之及
二表方平三臺隨築若將得意焉者此豈復有志
于乂安元元耶吾嘗觀於玄德之量矣九州之內僅
有其一方固鄰好以雪仇耻之不暇而奈何起忿兵
報小怨乃輕發于東吳致令蹉跌秭歸而九旂不返
也亦異乎古人所以待葛與昆夷者矣夫三代聖人

姑弗論也漢高祖是非真能取天下而有之者乎彼
其謀聽之留餉歸之鄼而連百萬衆以畀淮陰高祖
拱手而天下自致是舜之才也天下已定猶然稱王
諸侯勸進而遜讓數四是禹之志也以萬乘之尊辱
於白登納劉敬和親之誼而絕無報復之心是湯文
之量也無惑乎延祚四百斷而復續蹶而復起與三
代爭衡哉如項籍者幸而不成令天下已集亡不旋
踵乃曹劉則固驗之矣不聞鑄劍之說乎莫邪干將
陸斷犀兕水斷蛟龍鑄之貴能收之知鑄而不知收
劍成缺折而不可用况能持之於久耶所謂取天下

者取之而能有之如鑄劍者知鑄而又知收之而後
謂真才真志真量也如此而可以斷古之有天下者
矣

元凱失左氏之意

能死非難善其死爲難要死非難不苟要爲難故其
事是君也知有君不知有身其任是社稷也又知有
社稷不知有君非不知有君也社稷安危吾業以身
任之由是而從吾君於君順于社稷礙卽弗敢從由
是而違吾君於君逆于社稷便亦弗敢不違此古大
臣之所以與社稷爲存亡而生不爲苟生死不爲徒

死率是道也知此而可以論人物于千載矣自孔子
作春秋而左丘明傳之漢人知用公穀不立左氏博
士惟劉向父子重之而京兆杜氏遂得其傳至杜預
研精篤好而左氏大明於世是善發左氏者無如預
也而宋儒以爲失左氏之意此其失何居豈非以苟
息之事乎苟息要獻公以死而卒踐其言立二君不
終而繼之以死孔子于里克兩書弑於苟息書官書
及書死之左氏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爲也苟息有焉而杜預信之曰此深得詩人重言
之意不知宋儒何以爲失左氏之意也然則丘明其

取荀息乎其不取荀息乎噫丘明親得夫子口授而爲之傳非苟作者白圭之讚蓋有深意奚獨元凱失之自非析義之精見理之明者未易達也夫慷慨于一決而遽稱曰信今天下匹夫匹婦殘妾賤隸自經于溝瀆者何限而皆得詩人重言之旨乎乃知左氏之引白圭惜之也而非讚之也何也荀息之死未有失也顧其失不在死之時而在未死之時不在奚齊卓子之世而在獻公之世不在要死之後而在未要之前獻公之伐驪戎也滅之而獲其女其色殊絕識者咸以爲女戎報晉者必斯人也息爲大臣曾不一

諫其失一太史卜之以爲禍胎在此其象有舌是必以讒敗晉荀息不諫其失二及寵冠後庭申生出諸公子奔牝雞晨鳴息又不諫其失三太子死而不敢自鳴國本搖晉社動息又不諫其失四及公委之以奚齊曰此邈諸孤辱在大夫息乃曰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持此四不諫而重之以一要晉國之難若荀息養成之矣當獻公托孤之日息若進言曰太子死非其辜諸公子之出亡人皆以爲發自內庭晉人叢怨而思一逞若千秋萬歲後諸大夫作難雖百息無能爲此非所以安少子也公胡不求重耳所

在而召立之封少子奚齊以大邑聽驪姬隨養晉國之難無復作而君臣兩安矣公雖不明亦迫於勢不敢不從卽不能從以死爭之此時若死重於泰山是堂堂乎社稷臣所爲而豈至甘於吾君之私昵蹈匹夫匹婦殘妾賤隸之自經者哉吾嘗由荀息之所謂信觀荀息之所以死而竊爲斷之夫里克兩弑其君若承蜩然此固里克之能亦助之者衆也可見奚齊衆所不與矣而荀息許其君以立此非智也死無益於君又首亂於社稷而荀息要之此非忠也兩冲人皆奪之荀息之懷而刃之而息不能捍此非才也區

區以一死酬獻公然則左氏非取其踐言而惜其失言也明矣元凱號爲善發左氏之蘊而鹵莽若此乎曰彼孔子書法何以取之曰孔子非取之也傷晉君之兆亂也痛荀息之輕許也曰大夫見其有已亂之具也曰及見其禍之有自也曰死之教天下之爲人臣有言于君不得不死也左氏得孔子之意故引白圭之詩見荀息之信非義之信不如無信之愈也此意不明後人多以荀息之死爲正曰有言於人且不可食况有言于君乎於是輕死而必踐其言若肥義之徒是也趙武靈王寵吳娃生子何而公子章遂不

得立其以何托之肥義也知義之能爲荀息也爲肥
義者愴奚齊之事當必明告其君曰公子章已樹之
子也無故廢之而立何趙國之禍其在此矣臣死不
奉詔以武靈之明必能信之奈何不一言諫而卽許
以死是攘臂于荀息之事也故晉國再亂夫里克由
不禮吾無責焉而荀息肥義俱有從容就死臨難不
可奪之節獨精義之學未之講明至死爲徒死信爲
失言志士至此不亦深可惜哉夫子以篤信守死望
天下而隨迪之以好學善道蓋慮天下之輕生者耳
左氏知而惜荀息而元凱誤以爲取宋儒窺見此旨
則謂之失也不亦宜乎雖然輸一言於君終身不肯
易令死者復生生者無愧乎其言荀息此心貫金石
矣天下之士平居譚說動以古人爲不足取一臨大
節乃曰吾非不欲死固欲善其道耳不知大節已虧
其道安在此又荀息之罪人也如此雖謂元凱不失
左氏之意亦可

高允不負翟黑子

人臣事君其以不欺爲主乎以此自修以此責人兩
無所負矣夫欺生於心之貳惟貞臣純一心以格于
上下事君如是處友如是吾不欺吾君亦不欲人欺

其君吾無愧於其君亦無媿於其友吾無負於生前亦無負於地下可久可暫可常可變可生可死而志不可奪心不可貳此爲貞臣而已矣北魏高允嘗誑誤於崔浩之獄皇太子以允經師也力救之于其父太武皇帝之前太武暴虜也怒如乳虎太子陰使允易其言允不從寧甘赤族而不敢二其說太子拜不已曰允怵於天威失其本心矣太武乃悟而赦之後太子私謂允曰先生幾危寡人吾言君不與其事獨浩所爲故天子哀憐及君至乃云浩總其大綱臣書實多於浩天威幾至叵測寡人亦幾得罪萬一寡人

得罪安能救先生允曰臣非不知殿下哀臣臣與浩同命修史休戚當共若臨難而委之人畏死而易其言上欺其君下負其友則生不如死且臣嘗教翟黑子以勿欺今日之事求不負於翟黑子耳太子歎息久之曰古人不及然允云不負翟黑子彼其所以不負者何物也黑子亦魏之貴臣素與允善出使於外受人布三百太武聞之高允教以實首請死仗勿欺以結明主徼倖可以不死死死亦不媿於心黑子不從竟爲太武所誅然則不欺之道允所自信以此教人以此律身是素所蓄積非旦暮之故也當崔浩修史

之時薦允共事浩於北魏立國之初據事直書不爲
隱諱此亦史法當然不意用小人之言勒石衢路以
彰直筆北來諸臣方疾浩之寵而適見祖宗鄙陋之
習傳播萬口乃謗議沸騰謂浩等暴揚國惡時則允
亦力阻而浩不能從及浩得罪允悉以直書之事任
之於已彼以爲吾旣與浩同其功安得不與浩同其
罪賞至而均之難至而避之友不可賣而賣君不可
欺而欺卽或苟免何食息立於人間况我初所教翟
黑子者何如也黑子不笑我於泉下哉是允之所爲
處心也夫翟黑子受賄之罪小而欺君之罪大大武

之誅誅其欺也高允與崔浩直書之罪小而允若易
言委之於浩卽無論賣友而欺君之罪更大矣允不
欲黑子爲之於前而肯自爲以蹈於黑子之戮乎彼
且欲以誠信感君并崔浩而免之而又奚忍依違於
皇太子之言也賢哉允乎真古貞臣不貳心者之所
爲矣齊章子之母得罪於父父殺而瘞之馬廐并章
子逐之父死未及受命卽不敢改葬其母齊王將爲
葬之章子曰臣非不欲亡母之安顧未受父命不敢
也後齊秦大戰章子變其徽章而入秦軍或告曰章
子降秦三告而王不信已而章子勝秦軍羣臣言於

王曰君何以知章子之不叛也曰章子不忍悖其死
父况忍悖生君哉夫章子積誠而今其主信允之所
以不欺于太武者乃欲不負已死之黑子耳不負已
死者况肯負未死者乎友且不負而况於君乎宋魯
宗道參知政事而家猶貧有里閭相識者至攜飲於
酒肆天子召之中使旁午得于酒肆中使曰公爲大
臣而飲於市上聞之不便盍易其言宗道曰貧不能
具酒饌以待客而沽飲于市小失也若欺君則罪莫
大焉竟以實對天子歎息凡古人所以事君不以細
微而敢欺皆高允之所不負於翟黑子者也雖然不
欺豈易言哉平日無事心之功主敬之學欲襲取於
旦夕不可得也必此心虛明無纖毫利慾之萌榮辱
不入於心禍福不入於心死生不入於心然後遇事
而發皆天理之流溢于親不欺于君不欺于友不欺
無衆寡無小大而皆能不欺夫是之謂不貳心之貞
臣不然勉于外則中露勉于初則末露勉于久則暫
露或者小不欺以養其大欺徃徃是也吾於是而益
知貞臣之難

大節細事

萬曆六年文宗郭公
夢菊歲考第一名卷

古君子植大節於天下者其必有本乎未聞忽於細

而能謹於大者也是以君子隨所遇以立節當有易地皆然者而說者不可以巨細於其間矣蓋綱常之重人知其大而不知自小者謹之以完其節辭受之間人知其細而不知一或苟焉且將舉其平生棄之者能於天下之細者謹之則大事有不足言而大節有不足立者矣是故細行不矜終虧大節而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者是子夏立言之疵也知此而可以論關陳二公之心矣昔漢昭烈被困徐州妻子爲虜主辱而關侯不死者爲阿斗也及操欲亂君臣之節而侯獨持其金石之操明燭之心事真與日月爭

光乎何大節如之而陳無已以南郊侍從值大雪寒甚其妻與趙挺之之妻兄弟也從挺之借裘以進當其時辭可也暫受亦可也卒郤而凍死不亦過哉由大節觀之不過細事耳此楊節潘氏之評也吾獨以爲不然周之興也召公有造周之大節而克勤小物尚書稱之衛武公有興國之大節而夙興夜寐灑掃庭內雅詩歌之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此言大節也然必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不以細事而不之謹也何也簞食豆羹非其

道不取是立天下大節之本也天下之大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節是卻簞食豆羹之推也謂明燭達旦之節不似乎弗顧弗視之心不可也謂卻衣凍死之事不似乎不與不取之志不可也可以彼爲大乎可以此爲細乎且雲長之大節未有非不屑不潔者爲之地也當操之獲關侯也以貨利悅之以女色悅之而侯視之泊如也比其返也封之外庫而無淫取之心而毅然就玄德於表軍則曹公服其義也深矣五關斬將而不追意者其在斯歟使侯一受非義之餽是神龍有慾人得而醢之吾不知何以立此

大節也而陳先生之言曰豈有衣人故衣陳三者哉故寧死而不受則輕一死如鴻毛而視一裘如千駟彼其心以吾可以一裘而苟乎吾可以一死而避乎挺之惇卞之黨而惇卞曹氏之類也吾乃假衣於是人則平日不附權奸之心不爲之瓦解乎以是爲細子思卻衛侯之裘亦細事乎古人推不受不義之類至有行道之人弗受乞人弗屑者又可以畏寒之故而甘行道乞人之弗若乎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雲長無已易地則皆然也禹稷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其爲節也如揭日月而行之天而

顏子居於陋巷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孟軻氏以爲
禹稷顏子同道謂陳三不能建雲長之節吾不信也
世徒見陳平受金之汚而能立安劉之節楊震嚴四
知之畏而不成格君之功則凡安貧守死苦節以高
天下如陳公之所爲者類皆以細事忽之此其爲說
蓋始于昌黎昌黎以顏瓢爲詰人之細事卒至於羨
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以此爲細事固宜大節
之未完也此說一倡而隨世就功名者動皆以個儻
不羈爲大節而高世之行廉頑起懦之風返以爲迂
闊而莫之爲此爲名教之累豈淺鮮哉昔叔孫通欲

制漢禮召魯諸生共爲之諸生俱從唯兩生不肯行
楊子雲以爲有大臣之節蓋不苟于從則其所樹立
必不小假令陳公畏死而受裘必染指於挺之一染
挺之必濡足於惇卞不有慚於達旦之燭乎吾所以
謂立大節者必有本未有忽於細而能謹於大者亦
有見於此焉已耳

郭宗師批云此論有關鍵有起伏
而光燄氣力遂與之齊豈徒冠冕
全蜀行必揚鑣于詞林矣

說史雋言卷一

玄羽外編五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禎應

周太公亶父自邠遷于岐山季子歷娶有姓氏之女
 生昌昌未生時有鳳凰鳴于岐山飛集于歷之門銜
 有丹書太公拜受書藏之是日有姓氏誕子太公曰
 昌吾國者其在是子乎因名曰昌是為周文王初太
 公得丹書其文蛇鳥之篆羣臣皆莫識有神人言于
 太公曰後有四岳之裔姜氏子牙者能辨其文太公

求而莫得文王爲西伯時于獵見之曰我太公望子
久矣因號太公望武王立尊爲尚父旣受命跪問道
于太公望太公望曰其言在丹書于是發丹書視之
有敬勝怠者吉義勝慾者從云後鳳凰屢來儀

玄羽逸史曰三皇五帝其生也俱有禎應洪荒以
上尤多怪異存而不論矣丹書之報則蒼姬所由
興者是太伯所見之而遠避武王所聞之而致問
者也其後陳倉二童子化而爲雉秦文公得其雌
祠爲靈寶雖以此繼周不愈趨于下乎

秦始皇帝常以東南有天子氣故東巡以厭之時漢
高祖劉季已于周赧王五十九年秦一六國之歲生
于沛矣季每匿于芒碭山谷中呂后求而得之曰何
以知我在此后曰季所居常有雲氣在上范增言于
項羽曰吾令人觀其氣有龍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
擊勿失漢之興不獨老嫗夜哭許父書相呂翁妻女
久知其當爲天子也

漢武帝太子據以巫蠱之獄男女皆死皇孫納王夫
人生子病已方數日亦在繫中望氣者言獄中有天
子氣武帝遣使者搜獄中罪無輕重皆殺之丙吉爲
獄吏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猶不可况帝之曾孫

乎次日以聞帝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帝崩昭帝立
太山有石自立上林偃柳復生蟲嚙柳葉有公孫病
已立五字昭帝崩昌邑王廢大將軍求之民間立之
是爲孝宣皇帝

世祖光武皇帝秀微時隆準日角受尚書于長安通
大義時王莽稱新代漢有穰人蔡少公者學圖讖言
劉秀當爲天子或曰國師公劉秀乎秀在坐乃拂衣
起曰何由知非僕耶衆皆失笑年二十八與兄伯升
起兵復漢更始二年爲大司馬王郎假稱成帝子天
下響應大司馬走滹沱河候吏言無船可濟遣王霸

視之霸恐驚衆詭言冰堅可渡至前冰亦合渡未畢
數騎而解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
指曰努力信都去此八十里秀馳赴之太守任光欲
附漢不知秀所在方猶豫間見秀大喜耿弇等亦來
會破斬王郎華疆自長安持赤伏符至云劉秀發兵
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乃卽帝
位自漢興至莽居攝二百八年帝以二十八歲起兵
諸將鄧禹等亦二十八人故云四七之際
涿郡有桑翠葉如蓋者九層婆娑于劉弘之門弘者
雄之子中山靖王勝之玄孫也弘生備有大度隆準

大耳垂手過膝顧自見其耳爲兒時常止桑下曰我
爲天子當建此九層羽葆靈帝時侍中董扶謂太常
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公帝室之胄
可求刺益州焉與劉虞各請出牧以焉爲益州虞爲
幽州不知天子氣爲昭烈皇帝也

玄羽逸史曰由周而來獨漢受命爲真周以侯邦
積功累仁千餘載而後合漢祖以布衣五年而合
之周興以人漢興以天故也然周自東遷後天
下不知有周漢雖中斷于莽而光武揚其輝末
于操而昭烈噓其燼三帝所遇之時不同而所賦

之才則埒譬之龍高且龍首也光武龍腹也昭烈
龍尾也孝宣雖名守自布衣而起故其禎應
亦多後世帝王脩短不一握符應運無如漢室受
命之真矣

西南夷氏種有居略陽者其家池中蒲長五丈五節
遠近咸稱蒲家因以爲氏夢洪水沒長安次日生子
名曰蒲洪洪長多籌略得衆心遂稱秦王生子健雄
洪卒健立雄封東海王東海王仁孝多令名生子堅
背有草付字而讖文曰草付者王又改姓苻氏健稱
皇帝卒子生立暴虐異常雄卒子堅錫東海王孝友

大耳垂手過膝顧自見其耳爲兒時常止桑下曰我
爲天子當建此九層羽葆靈帝時侍中董扶謂太常
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公帝室之胄
可求刺益州焉與劉虞各請出牧以焉爲益州虞爲
幽州不知天子氣爲昭烈皇帝也

玄羽逸史曰由周而來獨漢受命爲真周以侯邦
積功累仁千餘載而後合漢祖以布衣五年而合
之周興以人漢興以天故也然周自東遷之後天
下不知有周漢雖中斷于莽而光武揚其輝末移
于操而昭烈噓其燼三帝所遇之時不同而所賦
之才則埒譬之龍高祖龍首也光武龍腹也昭烈
龍尾也孝宣雖名守成實自布衣而起故其禎應
亦多後世帝王脩短不一握符應運無如漢室受
命之真矣

西南夷氏種有居略陽者其家池中蒲長五丈五節
遠近咸稱蒲家因以爲氏夢洪水沒長安次日生子
名曰蒲洪洪長多籌略得衆心遂稱秦王生子健雄
洪卒健立雄封東海王東海王仁孝多令名生子堅
背有草付字而讖文曰草付者王又改姓苻氏健稱
皇帝卒子生立暴虐異常雄卒子堅錫東海王孝友

溫恭博學得士心長安童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
皆爲王女爲公苻生夢大魚食蒲以疑殺太師魚遵
堅夢上帝遣青衣使者持玉冊拜堅龍驤將軍次日
拜此官生嘗憚堅名應讖文又爲東海王遂疑堅堅
益懼問計于王猛勸堅行大事無令他姓得之夜
入弒生而自立

玄羽逸史曰晉五胡獨堅有君人之度故其禎應
亦多九州之地遂奄其八庠序起教蠻貊重譯非
偶然也及其福盡驕生也妖變亦甚于他時天子
王堅似獨注眷魏魏玄穹想維德是鑒不擇華夷

也哉

周大將軍楊忠子堅生而頭有二角一日三見鱗甲
母畏而棄之有老尼來育哺甚勤尼偶外出囑其母
視兒母見鬚角稜稜起燁然有光大駭寘諸地尼疾
走歸抱起云驚吾兒令吾兒晚得天下兒漸知口食
尼不知所之後爲隋文帝果六十登極

玄羽逸史曰隋文無功德于世一旦以女妻東宮
乘其闇弱而取之跡似新莽而亦未若莽之四父
迭興一生恭儉海內推頌之盛者也然而神器旣
歸江東混合華夷一統海宇清寧彼其誕育之時

帝王之符已昭昭矣豈偶然而已哉

隋開皇初有獵者夜迷道宿一廟忽廟中喧傳接玉帝旨有頃天使自空下廟神跪伏天使言真主降民間自此天下太平神候旨訖詢天使真主姓名第二云虎之孫昞之子後李虎之子昞生淵是爲唐高祖皇帝帝昞之子後李虎之子昞生淵是爲唐高祖皇帝

唐公李淵娶周神武公竇毅女生四子次日曰世民年三四歲有一書生見而異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遂採其語而名之曰世民是爲太宗文皇帝

高宗次子相王曰其邸旁大池池中嘗有黃龍見雲成五彩望氣者俱云有天子氣武后中宗每每遊宴以厭之賜名曰興慶臨淄王隆基生勒兵入宮平武韋之亂是爲玄宗皇帝

玄宗爲太子時張說侍讀太子私謂說曰太平公主聞宮中有娠者百計害之我寧隨其孕無使累乳婦也命說挾毀胎藥物以進說辭強之不得已持藥入太子親烹之方假寐見有神人披甲仗劍提藥器擲之太子起仍再煎又擲之如是者三太子乃止次日語說說曰天命也以九月三日生忠王璵是爲肅宗

皇帝

肅宗昭成妃有娠將誕忽赤光滿室有天大將軍金甲持劍而立牀前命妃舉其手揮劍抉腋下而入妃驚捫其傷痕大呼從者秉燭至猶有一線未合血流浹席須臾廣平王生是爲代宗皇帝

玄羽逸史曰嗚乎龍漢之後興唐獨隆洪水夢于隋文王氣占于參分桃李歌于民間自漢世祖以來五百年而後真人出龍鳳天日姿表異常矣及女媧煉石天鑿隆基潞州別駕列第興慶黃龍晝見天星夜落于是韋條就摧佞諂授首大明之後

太平爲孽神人呵護迪哲挺生彼肅代二帝俱有光復區宇之功安得不隆之顯命也噫大唐之興真繼兩漢矣

周檢校司徒趙弘殷娶杜氏生子匡胤于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仕周屢官殿前都指揮使世宗嘗于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前殿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竟受周禪受命之夕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蕩者久之軍校苗訓知天文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兵變玄羽逸史曰藝祖微時所至之地紫雲如蓋豈特

香菰之瑞徵于襁褓哉以匹夫而開三百之基何謂偶然也後來偏安江左渡江之時泥馬親送矧受命之初乎然金元夷統亦有禎應無怪宋世矣

少雋

項籍字羽楚將燕之孫與叔父梁殺人避仇吳中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年十二三見始皇帝東遊車騎之盛歎曰此可取而代也梁竒之教以兵法通其意卽棄不學及長長八尺餘力能扛鼎與叔梁起兵時年二十四破秦入咸陽殺秦王滅其族自立爲西楚霸王

玄羽逸史曰重瞳英武雄豪殆千古一人強秦數百年極暴窮威混六合而一之重瞳以鉅鹿一戰遂成壘粉不二年而宰制寓內不謂爲天所挺吾不信也年二十四威震天下烏江之刎不滿三十也惜哉

霍去病平陽人大將軍青之姊子也年十八拜嫖姚校尉從青出塞擊匈奴將八百騎深入殺首虜過當封冠軍侯後屢出塞擊斬前後八九萬級益封三萬戶二十二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貴寵漢庭無二卒時二十四

鄧禹南陽人年二十謁大司馬秀于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留宿以天時人事說秀勸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秀大悅咨其謀議以爲前將軍遣入關乘勝獨克師行有紀郡邑豪傑望風降附衆號百萬名震關西年二十四封侯拜大司馬中興二十八將禹第一

耿弇鉅鹿人况之子况遣弇歸長安路聞王郎稱成帝子起兵遠近響應從吏皆勸從之弇曰吾以漁陽上谷兵收子輿烏合之衆如摧枯耳乃前謁大司馬秀勸秀就其父况于上谷時郡邑皆應王郎秀與弇相失各行收兵會于廣河破斬王郎拜大將軍年二十一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戰功第一封好時候

玄羽逸史曰嫖姚承平之將也鄧耿開基之將也俱以弱冠建立奇功雖遭際風雲哉而才固冠絕當時矣

孫策富春人長沙太守堅之子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小一月亦英達夙成才氣相

伯仲自舒來造推結分好勸策徒舒推道南大宅與策登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卒葬畢往見表術泣涕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于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勛業不終策感惟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竒之然止還父兵千餘令自招募策行收兵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亦自丹陽收兵來會助以資糧渡江轉鬪所向無前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至秋毫無犯破劉繇走王朗遂定江東時年十七策卒曹操下荊州周瑜以兵三萬破其衆八十萬于赤壁曹操走免時年三十四後瑜欲取益州并張魯還與權感操于襄陽勒兵行至巴丘卒

玄羽逸史曰孫伯符英資蓋世而公瑾匹之使其不死則左提右挈操不能得志也以此雄略摧劉璋之闇當如發蒙巴丘之亡有餘恨矣

劉元海名淵匈奴左賢王豹之子幼而穎雋博習經史年十四五游太學嘗謂同門生曰吾嘗耻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祖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文武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王渾甚重之齊王攸勸晉主

除之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
殺人世子乎晉主曰渾言是也淵子聰驍勇絕人博
涉經史善屬文學考三百斤年十三四遊京師名士
莫不與交父子遂爲亂華之首

玄羽逸史曰劉元海父子總角遊京師已有英雄
之望儻御得其道不過金日磾李光弼之儔效節
于中國不暇奈何以駉童爲天下主賊后煽淫于
內狂宗播禍于外彼廻翔六合皆出其下安得不
雲蒸龍變以快其翹然之志耶是天固縱之以剪
司馬氏也噫

慕容翰鮮卑慕容廆之少子廆世居遼東民夷歸附
晉室大亂連津諸部寇邊攻陷城邑翰年十二言于
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
今連津諸部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
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
國此霸王之基也廆歎曰孺子能及此乎以翰爲前
鋒盡擊滅諸部并其衆燕從此疆

慕容鳳慕容桓之子秦王堅伐燕滅之桓死節燕主
率文武宗戚降秦鳳年十一秦權翼見而竒之謂之
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勵色曰

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
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而私謂堅曰鳳慷慨有才
氣然狼子野心終不爲人用也旣而堅敗于晉鳳等
起兵與垂共復燕業

玄羽逸史曰慕容自鬼晃以來世挺豪雋如翰如
鳳皆以穎朗之識發于童孺之齡而恪垂兼資文
武威震天下蓋亦在二十上下也天欲興東夷乎
何才俊之種種也若此

羅士信歷城人隋末大亂羣盜各擁數十萬衆攻掠
郡邑士信年十四從張須陀擊賊帥賀方預方預始
布陣士信馳入之殺數將斬一將首擲空中以稍承
之揭以略陳十萬衆莫敢當自是每戰先登羣賊摧
破後歸大唐爲行軍總管號萬人敵劉黑闥攻洛水
甚急王君廓不能守士信請代秦王登高以旂招君
廓君廓率驍銳潰圍出土信乘之以入黑闥晝夜急
攻會大雪秦王不能救八日城陷士信不屈死之時
年二十三

玄羽逸史曰士信之勇其猶在叔寶敬德之右乎
童子時已出入萬衆中梟將奪旂矧其壯也洛水
之死非戰之罪年未能立已就淪坳嗚乎惜哉

唐李勣既貴顯每謂人曰我年十二三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意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陣乃殺人年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玄羽逸史曰李公忠勤幹濟足爲唐名將年幾耄矣乃以一言垂李氏無窮之禍彼豈不知其大謬第以全軀命保富貴之心太過耳臨終謂人曰我十二三爲無賴賊焉知耄年尤大無賴哉蓋其初羣盜也見利忘義至老不變乃所由來矣然而穎儁發于年少可匹古人

說史雋言卷一

終

說史雋言卷二

玄羽外編六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識鑑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生業時人未之奇也惟太尉橋玄重之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陽何顒見操歎曰漢室將亡安天下者未必非此人也汝南許劭素有高識操往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荅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喜而去荀彧少時

何顛一見之歎曰王佐才也

襄陽龐德公與司馬德操爲友德操善知人常謂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而自號爲水鑑孔明每拜德公于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其從子也左將軍玄德嘗訪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雋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略崔琰嘗謂司馬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曹操聞而辟之懿佯爲風痺固辭操覺而欲收之懿恐就職

玄羽逸史曰英雄蠖伏魚蝦莫辨也諸公君相之

業獨有能識之塵埃中者此豈尋常耳目所可辦哉故橋玄何顛許劭崔琰與司馬德操皆不恒有者也

晉初何晏鄧颺等與曹爽相狎司馬懿誅爽并及二子二子善談老易少有高名而管輅以爲必死已而果然輅舅私謂之曰子何以知何鄧之敗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此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鍾會鄧艾位望日隆常陳滅蜀之策晉主使爲大將

帥師十萬伐蜀或問于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滅蜀必矣而二子皆不還或問其故寔歎而不荅

玄羽逸史曰管公明揣何鄧此以其貌知之或唐舉許父之遺術乎而劉寔料鍾鄧抑何明也知平蜀非難知二子皆不歸爲難竟不言其故則識解尤深矣

劉惔沛國相人初爲會稽王昱客善談玄言擢丹陽尹每竒桓温之才而又知其有不臣之志屢勸會稽抑其位號不可使居形勝之地且請會稽自鎮上流已爲軍司竟不能用而以温督荆梁次年温帥師伐

漢拜表輒行朝廷以蜀道險遠而温孤軍深入皆以爲憂惟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已而皆如所言

温子玄篡晉王謐爲司徒劉裕起兵興復誅玄仍以謐爲侍中刺揚州錄尚書事位已上劉毅等不平裕待如故裕初貧賤無行盛流莫與相知獨王謐竒貴之謂曰卿當爲一代英雄裕嘗以刁逵擄蒲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見之責逵而代償裕以是深德蕭衍少爲儒生以文學名與范雲等爲竟陵王子良

友齊宰相王儉一見而竒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
言後爲梁武帝

玄羽逸史曰劉惔披忠于會稽儻聽其策温豈得
騁其私乎愚謂如温之徒非高光不足駕馭固非
傅粉大家所能畜也惔亦無可奈何儉識蕭郎不
失精鑑謚知劉裕則僉王之偶中耳遇高祖當與

丁公同斬

王弘與兄弟王曇首等宴集任子孫戲適僧達方襠
抱跳下地作虎子狀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皇僧
達奪取打壞綽亦不惜僧虔累十二博碁旣不墜落

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
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後
僧達爲宋中書令以傲誕宋武帝殺之僧綽文帝時
爲吏部尚書死于子劭之難武帝贈金紫光祿大夫
謚簡侯僧虔仕齊爲特進光祿大夫開封儀同三司
以兄子儉在端揆固辭開府不肯一門二台司

玄羽逸史曰王公以嬉笑遊戲決諸子之生平有
如觀火何其明也予竊睹王氏子孫自晉以來至
于梁陳屢朝不失公輔可謂極盛然往往佐逆興
王無守死不貳心之士此袁氏所以深鄙之也

周人來和私謂楊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堅而竒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之氣盡于此矣及堅代周稱隋隋開皇九年平陳天下一統乃召鼎以爲上儀同三司

玄羽逸史曰來和韋鼎各以術數知文帝于虜伏之時而鼎又知江東氣盡木星一周而委質焉何其神也堅無君之心得兩子之言而益決世何用有此徒哉

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步星曆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宋太祖乾德五年五星果聚于奎其年丁卯儼已先卒

周顯德間南唐韓熙載入朝歸唐主私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及陳橋之變唐主深重熙載欲以爲相熙載故溺酒色竟拜中書侍郎

玄羽逸史曰當五代之亂知天下將太平者竇儼知趙點檢不可測者韓熙載衆人固貿貿也儼又

知身之不待熙載又知唐之將覆而耻爲亡國之
相故以聲色晦之皆所謂識高一世者吁其可敬
也夫

曹瑋武惠王彬之子爲真定總管時王黼使河北往
見之瑋曰君異日當柄用須留意邊防黼曰何以教
之瑋曰趙德明之子元昊雄勇得衆心予嘗使人覘
之其狀貌異常又諫其父勿以馬易漢物他日必爲
邊患黼不以爲意及入樞密而元昊反是爲西夏始
服瑋明識

玄羽逸史曰武惠王嘗薦其子瑋有將帥才及李
繼遷敗死瑋密奏宜因其衰落發兵襲之使無遺
類不然河西非中國有也太宗不從又以元昊瓌
傑語王黼黼亦不以爲意不二十年西鄙遂無寧
日君相盱食莫知所爲矣然則曹氏父子其識見
俱不可及

王安石力辭召命韓維呂公著歐陽修共推揚之天
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神宗謂宰臣曰安石屢召不
赴果病耶亦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才必
不欺罔富弼司馬光亦以爲賢知其不可用者唯吳
奎韓琦蘇洵呂誨張方平李師中數人而已

曾公亮薦安石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監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紀綱帝不聽起知江寧府尋進翰林學士

韓琦罷相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相之地則不可帝不答

蘇洵見歐陽修修甚重之時安石名極盛修勸洵與之交洵不從作辨奸論以譏之比之王衍盧杞必亂天下

神宗召安石參知政事士大夫相賀得人司馬光與

呂誨同入朝光密問誨曰諫議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新參政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已若用之天下必被其禍乃彈其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云

富弼屢攻新法安石欲殺之帝止貶判汝州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爲考試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媿色蓋弼初年亦喜安石也

秦鳳經略使李師中初仕州縣邸報包拯參知政事
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鄆
縣王安石眼多白酷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
後果如其言

玄羽逸史曰安石未用時敢于矯激以文學行誼
高一世首發之者蘇洵首言之者吳奎首彈之者
呂誨三人之見不謀而同皆所謂卓越之識也韓
維呂公著富弼歐陽修司馬光俱時之偉人後有
仰屋歎而已豈其見在張方平李師中之下乎不
幸爲所欺矣

秦檜自金逃歸才辨頗高朝士多薦其可用尤與胡
安國善張浚趙鼎皆言其賢及拜相禮部侍郎晏敦
復獨有憂色曰奸人相矣衆以爲太過已而服其言
玄羽逸史曰檜之奸易識也而鼎浚諸公皆爲所
欺豈非抗言于北行之時持已于初相之日頗類
正士所爲哉愚謂安石終于翰林學士秦檜終于
御史中丞不獨當時恐後世不免受欺矣

遺明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
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

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公所知也遂崩蕭曹相繼
爲相天下稱治惠帝崩呂后臨朝王諸呂王陵爭之
陳平不爭陵罷平用時勃爲太尉陸賈說平與勃交
驩諸呂欲爲亂勃等竟誅之迎立文帝卒安劉氏
孝文帝疾甚謂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
兵帝崩孝景立吳楚七國反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
六將軍破七國漢室復安

孝武帝欲立皇子弗陵而難其輔時汲長孺死羣臣
無可意者奉車都尉霍光去病弟也出入禁闥二十
餘年沈靜詳審每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窺
之不失尺寸帝察其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負成
王朝諸侯圖賜之帝疾光涕泣曰如有不諱誰當嗣
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事乃立
弗陵爲皇太子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撫昭帝竟
安漢室昭帝崩立昌邑王王無道復廢之求戾太子
孫于民間立之是爲孝宣

玄羽逸史曰自古帝王遺命者多矣若漢高文武
三帝亦何知人之明哉夫死生之際大怖所臨方
寸不自持不亂且難乃有托國于素無名譽之人

期功效于數十餘年之後有若觀火而問所以知之則在倉卒語默行止進退之間衆人所忽以為無竒而伊周人品自此而定吁可不謂睿聖乎
孫策病金瘡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輔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决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
昭烈帝敗于禰亭退軍永安病驚召丞相亮受遺詔亮至帝謂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

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勅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疾少間開目視馬謖在側帝私謂亮曰此人名過其實不可獨用也亮不謂然後果敗于街亭

玄羽逸史曰討逆英年雄敏之識至死不亂儻其不死曹劉無駐足之地乎美哉天挺之豪也玄德雄才蓋世而又知學早年師事盧植已似聞道矣君當自取其言出于由衷賢德服人儒者之談當

不能過至于知馬謖特其餘事耳蓋才類其祖而
涵養勝之

宋高祖裕疾甚召太子義符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
濟而無遠志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
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
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
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

東魏丞相渤海王高歡後尊爲齊神武高皇帝病篤
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跋扈
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
遽發哀庫狄干斛律金并性適直終不負汝堪敵侯
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
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遂卒
旣而皆如所言

玄羽逸史曰自古稱知人難矧在形神離散之頃
高渤海臨終數語揣奸忠邪正及制御之術無不
吻合自高祖而下爲第一人劉宋高祖裕先料徐
謝諸君亦足以彰英雄精爽之槩而手詔謂母后
不煩臨朝則爲萬世所當遵守

說史雋言卷三

玄羽外編七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冲英

漢武帝皇子弗陵母鉤弋夫人十四月而生賜其門
曰堯母門太子據死帝屬大將軍光立之時年七歲
立五年而立上官桀之女孫為后光之外孫也桀以
皇后大父不得專政與桑弘羊內計鄂長公主外挾
燕王日謀反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
林道上稱蹕擅調幕府校尉疑有非常伺光出沐奏

之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大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光曰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不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若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左右皆驚是爲孝昭皇帝

東海王陽光武次子帝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云長壽街上得之帝怒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旣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詰吏果首服大奇之後立爲太子是爲顯宗孝明皇帝

玄羽逸史曰昭明二帝英年穎慧古所稱顓頊帝堯童孺聖詰儻其近之乎令夔尚且摯分任丞疑又何難三代也故昭而永世漢亦不止七制嗚乎盛哉

清河王肇章帝次子年十歲立竇太后臨朝太后弟憲親黨充滿朝廷生殺自由憲壻郭舉得幸太后遂謀爲逆時帝年十四未與外臣接以鉤甬令鄭衆謹

敏有心幾乃與定謀使其兄清河王慶私求外戚傳
夜納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南北
宮閉城門收憲大將軍印綬捕諸親黨誅之而迫令
憲自殺後三年太后崩有司奏帝母梁貴人爲太后
所殺請廢太后廟謚帝曰禮無臣子貶尊上之文羣
臣無得輒議太后是爲孝和皇帝

玄羽逸史曰自古帝王勇決者常少恩長厚者多
無斷實憲親黨布满朝廷天下郡縣守令皆出其
門而帝獨與鄭衆一人俄頃之間大慙赤族亦何
英果也然而孝敬太后始終無變雖聞親母不良

于死而固執不貶尊上之禮是長厚勇決合而爲
一天資高邁真不愧龍準家兒矣

燕主儁寢疾太子暉年十一遺命以太原王恪爲太
宰上庸王評爲太傅慕輿根爲太師輔政俎根欲爲
亂私言於可足渾后并燕主暉曰太宰太傅將謀不
軌臣請帥禁兵誅之暉不可而言于后曰二王國之
親賢先帝托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
也已而果然太宰恪誅之及其黨

玄羽逸史曰晉成帝幾于孝昭乎卒能安國慕容
暉以十一之年而明達如此竟亡其國何也恪早

卒輔之不終故也恪而不死評不敢恣而暉政不
至于荒矣故恪之存亡則燕之興廢不獨暉也

北魏世祖在位中常侍宗愛有寵譖太子晃晃之子
濬生四年矣魏主愛之常置左右而景穆太子譖死
之後帝頗悟而追悼之愛懼誅即弑帝而立南安王
余十月又弑余尚書源賀陸麗迎濬立之是爲高宗
高宗承世祖威嚴之後懷輯中外民心復安

高宗殂太子弘立年十二引高允參決大政勤于爲
治賞罰嚴明性好黃老浮屠常有遺世之志傳位太
子宏宏方五歲雖幼有至性魏主常病癱宏親吮之

及是悲不自勝魏主問其故曰代親之感內切于心
顯祖殂高祖親政愛民好士制禮作樂卓有太平之
風

玄羽逸史曰北魏之先裔夷之僻小者聞其派出
于李陵國中禁之敢洩者死茲高宗與顯祖高祖
俱以冲年恢廓皇度亦何必多讓兩漢哉而高祖
自幼純孝又獨行三年之喪則愈超越前代矣

東晉成帝立年五歲以司徒導中書令亮輔政而亮
則帝舅也時宗室南頓王宗先帝所親常居中侍帝
亮忌而殺之帝不之知也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

何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何如亮懼變色

梁太子統年五歲能徧誦五經文章敏贍自加元服梁主使省錄朝政辨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斷獄多所全活寬和容衆喜愠不形于色引接才俊不畜聲樂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恒西向母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削過半未幾卒朝野惋愕謚曰昭明其著述甚富

玄羽逸史曰昭明之賢豈子晉之流耶明類長君

之德已發于童孺斯人而得立是宇宙之福也天厭梁德元良就殞或者詐力得國不當永世哉

李世民卽唐太宗文皇帝也隋煬帝北巡突厥以三十萬衆圍于鴈門食將盡援兵未至帝抱幼子趙王杲而哭目盡腫屯衛將軍雲定興帥衆勤王世民年十六應募說定興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卒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引旌旗令千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援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虜果遁年十八起義兵于晉陽十九以其父淵爲帝二十四而平定海內二十七而臨御天下

玄羽逸史曰三代以下英雄之主獨稱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然而高祖起義之年六八光武興復之歲三九皆生長民間周歷世故未有出于紈袴裙屐之中發于孩提齠髻之始而具凌駕四海之氣抱震撼八荒之才如太宗者也太宗自秦王以上比迹湯武自登極以後庶幾成康腐儒輩猶以尺寸瑕瑜之何異蝦度神龍乎

後唐莊宗存勗李克用之子也克用憚朱溫之強憂形于色存勗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

衰奈何輕爲阻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時年十歲也朱溫圍潞州築夾寨以阻援兵周德威將兵救之不得進李嗣昭久困城中晉王克用憂憤卒存勗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志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伯在此舉也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大破夾寨斬梁都招討使苻道昭德威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走矣可開門嗣昭不信王自往呼之嗣昭見

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梁主溫聞之大驚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吾兒豚犬耳玄羽逸史曰夾寨之役河東危在旦夕克用一時之傑憂憤而卒德威勇冠三軍阻其兵不得進越歲矣况國有大難克寧存璋不守臣節方芟平之忽以皜素揮戈歛然燿起朱溫破膽夷考其年猶在弱冠嗚乎雄哉設有房杜之相英衛之將不謂爲太宗流亞乎

驟貴

蔡澤燕人也年四十猶羈旅落魄入秦中途絕糧幾

至委頓將至咸陽先入宣言于秦相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商君吳起大夫種可足願歟應侯諺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仁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語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酬而德已報意欲已至而無退志竊爲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于主而謝病免王悅澤計卽拜相國封剛成君

玄羽逸史曰剛成餓隸耳一入秦卽聲言欲奪范

睢相彼揣摩已定料其說之必行也方時之未至
卽一飽而不易得一旦掉古數語挽上相之綬累
千金之富異哉遇乎然不數月亦謝病去是知幾
之士未可與戰國縱橫子同日論已

田千秋武帝時爲高寢郎戾太子死壺關三老言之
帝猶怒不寘後帝見吏民告巫蠱者多不實稍悔千
秋是時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
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
上乃大感悟召見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
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

佐立拜大鴻臚而族江充家作思子宮于湖上千秋
又言方士當罷帝益喜以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
他材能學術又無闕閱功勞特以一言悟主數月間
拜相封侯而居位亦能稱職

玄羽逸史曰千秋一言取相世豈不以爲徼倖哉
武帝之末海內恟恟無千秋以開悟之士崩之勢
立至自是罷輪臺之田特置趙過爲搜粟都尉一
切與民休息千秋之力也拜相封侯僅足酬之耳
竇廣國觀津人其姊没入代王邸爲宮人廣國才六
七歲旣而爲人掠賣鬻炭山中倦臥岩下岩崩餘人

壓殺廣國獨得脫跳長安為人傭聞新天子代王也
立皇后竇氏其兄長君貴幸無比廣國頗記微時事
求見長君言之執手慟哭曰果吾弟也即日白皇后
召見賜宅第輿馬奴婢黃金襍物充牣帝召見封侯
絳灌諸大臣曰吾屬命懸此兩人手此兩人所出微
不可不為擇賢賓客師友與之遊處于是兩人皆為
退讓君子不以尊貴驕人

衛青平陽人平陽長公主家奴也霍去病卽青之姊
子青母衛媼平陽家婢妾有鄭季者給事侯家與衛
媼通生青乃冒姓衛氏媼次女衛子夫善謳帝幸平

陽主家見而悅之主送入宮恩幸無比卒廢陳皇后
而正位中宮青由此貴帝欲侯之使將兵出塞擊匈
奴前後斬首虜十萬級封長平侯益封至二萬餘戶
拜大司馬大將軍二子皆侯去病年十八拜嫖姚都
尉從青出塞前後亦斬十餘萬級封冠軍侯食邑與
青等而寵幸過之拜驃騎大將軍霍光卽其弟也出
入禁闥三十年受顧命封博陸侯亦拜大司馬大將
軍

金日磾匈奴休屠王之子虜人沒為官奴以養馬為
職帝見而竒之賜衣冠拜侍中出入禁闥屢拜車騎

大將軍封穉侯二子金賞金建與昭帝同臥起賞嗣
父封又拜奉車都尉佩兩綬建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皆貴極人臣

玄羽逸史曰漢文武二帝之間如竇氏衛氏霍氏
俱因緣椒寢富貴赫奕而衛霍則一時名將卽無
依附亦不失封侯霍子孟勲塞兩儀其尊貴蓋無
足怪日殫以降虜羈旅廝養之徒無汗馬血戰之
勞無房闥進御之事而一旦與衛霍齊肩祚流子
孫福過百年此不可以常理窺也殆振古之遭際
耶

王猛北海人少有大志人皆輕之隱居華陰桓温伐
秦至灞上猛被褐來謁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
人知温有異志辭去呂婆樓薦于秦王堅堅往見之
如舊識自謂玄德之遇孔明勸堅自立堅以爲中書
侍郎掌機密旬日進尚書左丞領京兆尹奸宄屏迹
道不拾遺又以兼司隸校尉時年三十六一歲五遷
權傾内外有毀者堅輒罪之遂爲丞相取燕取涼秦
國大治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清河郡侯卒謚曰武
玄羽逸史曰王景略華陰道中一落魄書生耳一
遇秦王堅期日而身都將相貴極人臣此與桓公

見管仲卽委國而聽之者千載一轍也乃猛以其
主平蕩中原威行殊俗九州之地遂有其八此猛
遇堅乎堅遇猛乎

狄青少涅面充禁旅以善騎射進騎御散直從西征
每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破
趙元昊于保安軍進秦州刺史仁宗聞其勇冠三軍
命圖形以進由是所向有功自起行伍十年而顯貴
屢進樞密副使平廣南拜樞密使解樞密後加護國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貴震天下面涅猶存帝敕
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

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帝益重
之

玄羽逸史曰狄武襄爲小卒時王堯臣狀元及第
忠襄荷安前導同行者曰此神仙中人也忠襄曰
十年安知我不與之齊同行者大笑後堯臣屢官
侍從樞密副使而忠襄從西夏立功自馬軍副都
指揮召拜樞密副使臺諫不可帝不聽卒與堯臣
同入樞府去荷安前導時僅十年也嗚乎人生豈
不有定遇哉

說史雋言卷三終

說史雋言卷四

玄羽外編八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幾先

安期生瑯琊阜鄉亭人賣藥東海時人皆言千歲公
始皇求與見共語三夜而去留赤玉舄一量為報曰
後求我者當于蓬萊始皇求之竟不得項羽入秦生
以策干羽羽不能用遂去莫知所之

蒯轍范陽人秦二世時陳涉兵起遣將武信君略趙
地轍獻策兵不血刃而下數十城後說齊王信中立

信不能用乃佯狂爲巫高后誅信信有不用蒯生之言高祖捕之急蒯自投帝悅其說竟不殺常與安期生蓋公等遊人亦傳其仙去

玄羽逸史曰秦漢之際避世者頗多而兩公負縱橫之策緩頰于諸侯王竟不售者嚮令羽與信用其策漢安得興嗚乎兩公人傑哉

穆生魯人與同郡申公白生俱爲楚中大夫楚元王少與同學甚禮敬之穆生不嗜酒每會爲設醴及孫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王意怠矣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申公白生強之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二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以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竟去後戊與吳謀反申公白生諫之皆鉗

梅福壽春人事漢爲南昌尉屢上變事論王氏輒報罷及莽爲大司馬位宰衡福知必篡漢自立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爲仙

逢萌北海都昌人亦仕漢莽將篡盡殺海內知名忠直大臣何武鮑宣數百家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門外將家屬浮海客遼東

玄羽逸史曰穆生智士彼見戍者輕佻亡國之性
也有難以盡言于申白第曰亡道之人胡可以久
處云耳欲令兩君自悟而卒不悟也乃新莽之禍
將流九土故梅逢絕跡而去去不遠卽潔如龔勝
亦無令終之福矣嗟嗟士生斯世胡不幸哉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太
守陳蕃以禮請署功曹既謁而退屢舉有道拜平原
太守皆不就嘗問業于黃瓊瓊又貴顯絕不通瓊死
來弔盡哀不見主人而去時海內名士皆在會共疑
之郭林宗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茅容善談論可往
追之茅爲設饌孺子爲飲食之與論時事不荅話耕
桑乃言林宗等曰孺子不來矣

袁閔汝南人太尉安之玄孫苦身修節以耕學爲業
時閔從父逢隗爲三公從兄弟紹術養士任俠閔常
對之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
驕奢與亂世爭權卽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閔欲投
跡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
自爲牖納飲食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
弟妻子莫能見也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後董卓滅
袁隗之族紹術俱自滅其族而閔後存

申屠蟠陳留人初爲漆工郭林宗見而異之勸令就學卒爲名士時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折節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于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董卓入朝尚書周滂等勸卓擢用名士以收衆望卓乃徵荀爽申屠蟠等爽畏卓之暴無敢不至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荅卒免于汚

玄羽逸史曰漢末多貞士而此三君者尤曠而不滓仲舉禮請一謁而退鄉應聘不通往來孺子之去其在黨事未起之先乎乃表生睹宗黨之豪貴如在洪波申屠覲丘園之爰帛如投鳩毒卒之弋矰不加于鴻鵠汚泥不染于寒蟬而三子奮乎百世之上隱然懦起而頑廉矣休哉

管寧字幼安朱虛人與同郡邴原俱以操尚稱漢末中國大亂寧與原避亂遼東依公孫度度虛館以候之寧旣見退而廬于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見度唯語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

則以剛見忌矣寧恐原中傷密謂之曰神龍以不見
成德子言非其時宜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寧客遼
東三十七年一皂帽猶不易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
歸以爲太中大夫不受華歆復以已太尉讓寧丕復
徵爲光祿大夫詔青州給安車使從寧竟不至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器業過人善于教誘凡有爭訟
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
以直不敢使烈聞雖盜賊亦化而爲清士與管幼安
同避遼東度欲以爲長史烈懼辭不能得以商賈自
穢乃免

玄羽逸史曰漢末三子幼安爲上彥方次之邴生
又次之幼安不染于度不污于丕蹈道而和韜光
而介夷齊之後罕見其儔烈初不掩其才智鋒穎
已露始穢于商賈去幼安之渾然莫可測涯涘猶
隔一關然亦皎皎矣危乎邴生幾不免虎口益睹
幼安之絕塵也

諸葛靚琅邪人瑾之孫恪之子吳亡靚逃竄不出晉
帝與之有舊知其在姊琅邪王妃家因就見焉靚逃
于廁帝逼見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
顏誠爲慙恨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

不向朝廷而坐

玄羽逸史曰諸葛瞻死節于蜀諸葛靚高蹈于吳皆足揚清芬于先世不媿瑾亮之後矣

王彰匈奴東部人晉武帝崩惠帝立以舅楊駿爲太傅假黃鉞錄朝政傅咸孫楚等共請駿宜與宗室同典萬機駿頗愼慢常聞彰賢辟爲司馬彰逃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專權自恣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不克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遂遠遁次年難作楊氏宗戚賓客皆死

玄羽逸史曰權勢之際螢撲蟻附非獨秉明喆何以遠之王彰裔夷之俘乃能不應楊太傅之辟其高風峻節超出晉庭固知賢儁之生不間于夷夏也

韋忠平陽人裴頡嘗薦之于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所爲哉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乎

張翰顧榮皆吳郡人趙王倫篡位徙惠帝于金墉齊王冏討誅倫帝反正加冏九錫殊禮進大司馬冏亦

辟諸名士曹攄孫惠及張翰顧榮在列後罔漸驕奢
擅權耽于宴樂嬖寵用事嵇紹孫惠曹攄諫皆不聽
翰因秋風起思東吳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適
志耳富貴何爲即日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廢徒
他官乃得去

庾袞潁川處士也見晉將亂不仕及齊王驕怠荒廢
私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于林慮山中
未幾罔果被誅

玄羽逸史曰晉初之士沈晦藏名者爲上而潔身
去亂者次之盡忠殉國者又次之上士如葛洪許
遜之壽中士卽張翰顧榮之類嵇紹劉沈又其次
也而王衍王戎風斯下矣韋忠庾袞好遁不污其
在上中之間乎

劉鎮之彭城人毅之季父也閑居京口不應辟召毅
與弟藩與裕起義興復富貴赫奕鎮之每戒之曰汝
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
不同爾受罪累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等甚敬畏
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去及裕殺毅藩徵鎮之爲散騎
常侍固辭不至

謝瞻陽夏人安之從孫仕晉爲中書侍郎弟晦有寵

于宋主賓客輻輳瞻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此豈家門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宋主卽位晦佐命位任愈重瞻益憂懼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未幾晦敗瞻門獨全

玄羽逸史曰謝氏奕葉清華而晦以才美敗之江左第一家幾爲逆族得瞻一振正如鄧林杞梓千株猶不以一樗破色也若鎮之長者尤爲可重

江湛考城人仕宋文帝初爲帝弟彭城王義康主簿有重名將軍檀道濟威名日甚嘗求婚于湛湛固辭道濟因彭城以請湛拒之愈堅彭城柄國政朝士輻輳湛求出爲武陵內史以自踈及二公相繼得罪黨與皆死湛乃大用

顏延之臨沂人仕宋爲金紫光祿大夫子竣爲武陵王駿主簿太子劭弒逆竣以武陵起義誅劭功無兩武帝立位任日隆頗貴倨延之戒之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引避道側私謂竣曰我平生不喜見要人不幸見汝竣第賓客盈門竣猶未起延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先竣卒未幾竣果被殺

玄羽逸史曰江湛遠權勢以避禍易延之憂寵盛而誠子難兩者皆智士也其後湛脫于彭城而卒死于逆劭延之幸以身免而竟不得提其子于生全皆出意外矣惜哉

魏李神軌得幸于胡后權寵赫奕嘗求婚于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侍郎王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卿豈爲之耶義僖曰所以不從正謂此耳從之恐禍大而更速誦乃堅握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適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僖怡然自若禍亦不及踰年而尔朱榮兵入神軌誅義僖盧度世之孫也

虞寄餘姚人梁陳間流寓閩中大守陳寶應不軌寄常從容諷以逆順不聽乃著居士服隱居東山寺伴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縱火者自救之後屢以書諫詞甚懇切寶應忿怒以民望不敢殺也後大敗悔謂其子曰早從虞公不至今日被擒而誅陳武帝命禮遣虞寄既至勞之曰管寧無恙

玄羽逸史曰盧義僖虞寄生于衰亂之世而不爲污穢所染真中流砥柱也後人趨走權勢遷就悖亂始非不快終陷炎網視兩公何如哉

唐盧杞每謁郭汾陽即屏去姬妾人問之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遺類矣杞色如藍有口辨及入相多陷忠賢楊國忠權勢赫奕願指公卿臺省有時名不附已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倚楊右相如泰山耶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後四載祿山反國忠舉族死起居郎鄭顥尚萬壽公主寵傾一時父祗德為浙西觀察使力求散地以書戒顥曰聞汝已判戶部且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作相是吾必死之日顥力辭

唐僖昭間韓渥屢進讜言昭宗欲用為相力辭崔胤惡之奏貶濮州司馬渥泣辭上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死貶所為幸不忍見篡弑之辱禮部員外郎司空圖棄官隱居昭宗屢徵陽為衰野墜笏失儀而去

玄羽逸史曰郭汾陽識盧杞與山巨源識王衍同知其必亂天下也見祿而逃見寵而懼鄭氏父能保厥子矣張彖知冰山之必碎韓渥司空圖識唐祚之將移遠引而去見超一世乎漢有申屠蟠管幼安唐亦有韓渥司空圖

說史雋言卷五

玄羽外編九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高行

石奮趙人漢景帝時與四子俱為二千石號萬石君
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
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
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
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
皆以孝謹聞武帝時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後慶

竟入相

玄羽逸史曰堯舜以上無文字不知元凱岳牧何所學問史稱萬石君無文學而質任自然不言而躬行豈其太古之遺民耶漢初淳厚真氣未漓其間長者甚多石氏非其翹楚也哉

疏廣與兄子受東海蘭陵人漢宣帝使許舜監護太子家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卽以廣爲太

子太傅受爲少傅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日俱移病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祖道供帳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與宗人故舊賓客相娛樂不爲子孫立產業曰恐子孫以富怠惰益其過而生怨也

玄羽逸史曰漢興以來百有餘載辭榮祿而歸田者獨見兩疏自是而後凡言高尚之士卽以兩疏

五才外編 卷五
爲稱首上賜黃金不爲子孫遺而與宗黨共尤近
日士大夫所絕無今之學者動高聲議漢人乃粟
紅貫朽而親族貧乏不忍捐尺帛斗粟者視此可
無汗顏

薛包汝南人少有至行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
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朴不得已廬于外旦入灑掃
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
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
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
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
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
自乞有詔賜歸加禮如毛義

玄羽逸史曰包之孝友非矯飾求名殆植于天者
如是篤也拜侍中而力辭與稽古侈榮者大相逕
庭漢人如兩疏薛包蓋不多得

陳寔潁川人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輩遠
在寔前引以爲友李膺性簡亢流輩莫得被容接獨
以荀淑爲師陳寔爲友太守高倫舉寔爲功曹中常
侍侯覽託倫用吏寔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

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乃謂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于外白署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張讓父喪歸耻名士無送者寔獨往送後黨禍起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亦竟解歸鄉里居家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媿于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玄羽逸史曰陳太丘署侯覽之客弔張讓之父飾行者多類之豈其逆知黨錮之禍乎世之君子好非議前人不知江海之量自難與溝壑較淺深若陳太丘事是也

仇香陳留人至行純默爲蒲亭長嘗化陳元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香曰以爲鷹鷂不如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非鳳皇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與苻融比宅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耶高揖

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謁之泰嗟歎起拜牀下曰
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雖燕居必正衣冠妻子事
之如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
妻子乃襲升堂終不見有喜怒聲色之異不應徵辟
卒于家

玄羽逸史曰仇君刑妻子治百姓俱以純德施之
儻在聖門非曾閔之儔乎郭有道號知人不覺起
拜牀下事以師禮當必有深服其心而出于語默
意象之表者矣

謝弘微陽夏人萬之曾孫仕宋爲黃門侍郎與劉湛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俱爲宋主所重元嘉中號曰五
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笑語出
是尊卑大小敬之如神從叔混曰微子異不傷物同
不害正吾無間然混在晉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
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
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
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
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東鄉君歎曰
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
者爲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賢財宜歸二女

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擄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玄羽逸史曰世之君子高談仁義而動色于貨利者何限杜黃裳名宰相不免以受賂見屏于時則塵視金玉者寥寥豈多得也謝黃門其賢固不止

此而撫孤立義足爲流俗勸是亦大有所關不可謂爲細事也

唐狄仁傑太原人初爲并州法曹同寮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狄公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吾輩豈可不自媿乎遂相與輯睦武后革唐命貶中宗于房州仁傑不耻女主之朝委身幹濟武后敬之拜平章事以其暇論后意復取中宗于房陵潛薦張柬之等五人自代卒用克復唐室

玄羽逸史曰梁文惠公爲并州法曹時其年尚少請代崇質此已置生死度外矣他日犯顏敢諫取日興唐掀揭宇宙事業從死生不入于心來設一毫便身之圖卽不能屹然山岳不可拔也然而不委曲于女主也者身不得入身不得入卽志不得行後來見形者猶然疵之殆未細睹此公之心事乎

柳宗元河東解人順宗時爲王叔文所引與中山劉禹錫俱貶遠州司馬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諫官又言其再宜遠斥乃以宗元爲柳州刺史禹錫爲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爲禹錫言憲宗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遂改禹錫連州

玄羽逸史曰子厚易播之事出于由衷可謂篤明友之至矣非裴中立之深言夢得不得改而子厚必不忍遺劉母之憂也兩公少年急功名誤入叔

文之黨迄今困衡已切懲創實多漸次用之必有
所建而言者嗷嗷無亦蛾眉受妬乎

范仲淹蘇州人少以清節自勵及爲宰相祿入益厚
買田數十頃以贍宗族之貧者嘗令子純仁載麥舟
于他郡石曼卿有喪未畢純仁以麥舟助之歸見其
父問之曰見故人否曰曼卿遭喪貧不能舉公曰何
不以麥舟助之對曰已付之矣仲淹微時有同舍生
病將危其人得黃白術以方與藥授之仲淹曰以後
事累君此方以謝仲淹爲經紀葬之而留其方及貴
同舍生有子來謁仲淹還之其父封識宛然蓋二十

年未開也居蘇時有堪輿家以吉地密進云出狀元
宰相淹曰吾家已貴可遷爲學舍與鄉人共之廣南
之亂守宰失城者罪當死仲淹在政府改爲流富鄭
公固爭之曰無以懲後仲淹曰上春秋富勿令手滑
使戮士大夫恐行及吾輩也鄭公不以爲然後謫青
州有詔召之行至國門中使止令勿入鄭公徬徨終
夜繞牀而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時公已卒數歲矣鄭
公次日乃得入

英宗紹聖元年策進士李清臣命題意在絀元祐之
政蘇轍上書論諫中引武帝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

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
乃安云云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
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
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且陛下親事之始進
退大臣不當如呵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
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
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如何純仁曰轍所論時與
事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
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乃免罪落職

富公救蘇公皆所謂仁者之勇麥舟之事勿謂其
小洞洞乎父子一心近日士大夫有堆宦囊以鉅
萬而宗戚貧困弗忍裁一文者乃猶揚揚稱說古
人至于貪志不戢酷信堪輿黃白之術無論爲方
士欺誑而識解亦甚鄙陋矣安得使范公見之

讓封

魯仲連齊人秦圍趙仲連在圍城中魏遣將軍新垣
衍來欲共尊秦爲帝仲連責讓衍歸後無忌大破秦
師邯鄲圍解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不受以千金爲
壽連歎曰所貴于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

無所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
終身不復見

玄羽逸史曰古高士如巢由光夷之行至戰國而
泯滅矣獨仲連闊步而蹈之其曾次恢恢羅宇宙
不芥蒞讓封却千金其猶細事乎

董卓入朝自爲太師誅殺忠賢驕淫暴戾欲移漢祚
司徒王允僕射士孫瑞司隸黃琬共謀誅卓使其假
子呂布刺殺之滅其族允等以功封侯士孫瑞歸功
於允讓而不侯後卓部曲李傕等舉兵犯闕允琬皆
死布奔出關而瑞免于難

北平田疇大司馬幽州牧劉虞故吏也虞爲公孫瓚
所害欲報仇而無其具乃隱徐無山民歸之者五千
餘家立學校設科條以教之表紹屢徵不出紹死子
譚等爲曹操所敗奔烏桓操擊烏桓疇常忿本朝冠
蓋多爲烏桓所殺欲因會討之至是操招卽至時夏
水寧滯虜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
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有舊道自盧龍
達柳城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從盧龍口
越白檀之險出空虚之地掩其不備蹋頓可擒也操
使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湮谷五百餘里直

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覺之與戰大敗斬蹋頓封
田疇爲亭侯固讓不受操復使所厚夏侯惇喻之疇
曰疇欲爲劉公報仇志義不立逃竄之人耳豈可賣
盧龍之塞以冀賞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刎首于前涕
泣橫流惇白操操乃止

玄羽逸史曰田生志在復仇而表紹又不足以立
事故寧拒之爲徐無一耕夫苟明此心無憾也烏
桓暴其桑梓遂借曹操以快其忿非立功于曹氏
者烏得而侯之可謂節士若士孫讓勞以全身亦
有可嘉古有屠羊說介子推豈斯人之儔乎媿天

下之干祿倖賞者矣

高允渤海脩人仕北魏爲中書侍郎中常侍宗愛弑
太武皇帝立成安王余餘年又弑余陸麗源賀謀于
高允立太孫濬誅宗愛及其黨麗賀以功封郡王允
不言功封亦不及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魏百官
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魏主幸其第惟草屋數
間布被縑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帛粟拜中
書令以子悅爲郡守

玄羽逸史曰高公一世名德逃名而名愈高讓功
而功愈大仕宦近六十年未嘗被譴豈他依違順

旨與時浮沈者哉惟貞誠不貳自結于君此游雅
輩所以咨嗟歎息稱其不可及也

褚賁齊司空錄尚書南康公淵之世子淵在宋已爲
司徒中書令與大臣表粲劉秉輔政蕭道成將移齊
祚粲秉欲謀誅之以告淵淵洩之道成粲秉死淵進
司空道成立爲齊帝淵佐命受封南康四年卒世子
賁耻父失節服除不仕以爵讓其弟綦屏居墓下終
玄羽逸史曰道成之立佐逆者甚多而天下獨非
笑彦回以彦回少立清節名滿一世也賢哉子賁
克蓋前愆當與沈充之子同傳

說史雋言
卷五終

說史雋言卷六

玄羽外編十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立義

漢高祖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恭帝嫚罵之相貫
高趙午以爲耻謀弑帝不使王知也事覺逮捕王及
諸反者詔敢從王者族田叔孟舒髡鉗以從午自殺
高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於是獄吏拷訊高掠
笞刺剝身無可擊者終言王不知廷尉以聞上曰壯
士泄公曰此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

持節問之高曰吾三族皆死豈愛王過吾親哉因具道王不知狀泄公還報帝赦敖爲侯并赦高欲用之高曰所以不死白王不反也王出責塞死無恨矣且人有弒君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絕吭而死上召田叔孟舒與語漢廷臣無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玄羽逸史曰荀悅謂高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無赦可也論已盡矣愚謂高誠不協于大義然不忍累主之心至九死而不變主赦而後死則亦足貫金石矣田叔等間關從王復能自顯于明主後卒爲漢名臣古云燕趙多

節士將不信然

漢誅彭越醢其肉梟首洛陽詔敢臨者死梁大夫欒布使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命烹之布曰方上困彭城敗滎陽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竟誅滅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帝釋布拜都尉

玄羽逸史曰漢初三大功臣之死越尤無罪欒布能著人臣之節視鼎鑊如飴後與田叔俱爲名臣可謂貞士矣其言足以悟主而帝竟不爲越一昭

雪而改葬之漢真少恩哉

楚王英謀反孝明皇帝窮治楚獄四五年死者多海內知名士吳郡太守尹興與掾吏五百人同詣廷尉死者大半而吏陸續梁宏等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對食悲不自勝獄吏曰君榜掠楚毒顏色不變而見食乃泣何也續曰母來矣不得見故悲耳曰何知母來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聞并興等皆赦

本初二年大將軍梁冀弒帝與宦者唐衡左倌迎立蠡吾侯志是爲桓帝策免太尉李固杜喬因譖固喬欲立清河王收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趙承等十餘人腰鐵鎖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出獄京師市里皆呼萬歲冀等聞之大駭復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馬融爲作奏章吳祐責融徑去固喬皆死獄中冀令收尸者死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鐵鎖上書收固尸不報與董班并喬故掾陳畱楊匡晝夜守哭積十二日復訴太后乞二公骸骨詔許之匡送喬喪亮班送固喪各還葬與吳祐等皆隱匿終身玄羽逸史曰陸氏之母貞信之心形于割烹而卒

以此免與等之獄此古人所以造次不離正也李
杜忠賢其聲應氣求豈不感動節士楊匡董班之
輩不下田橫之客矣馬融黨奸害正經術何在猶
侈然俎豆孔庭乎我明聖斷革黜大快人心哉
臧洪廣陵射陽人初爲張超故吏表紹表爲東郡太
守曹操攻超于雍丘甚急超曰臧洪必來救吾衆謂
曹表方睦洪爲表所表豈肯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
天下義士終不肯本但恐見制彊力不相及耳洪果
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
亦不許雍丘遂潰洪乃絕紹紹兵圍之踰年不下陳

琳以書諭之洪荅書辭甚悲慨食盡死者枕藉洪曰
洪以郡主不得赴義死其分諸君子可將妻子去將
士曰明府不負舊郡將吾輩何忍負明府男女七八
千人次第而死莫有離畔城陷生執洪紹曰今日服
未洪曰爾家四世五公王室衰弱曾無輔翼之意欲
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洪不得爲天
下推刃報仇何服之有紹殺之洪邑人陳容時在紹
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殺忠義豈合天意容寧
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紹又殺之聞者
歎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玄羽逸史曰本初偏愎如臧洪陳容皆度外之士
彼豈得而容之藉令洪不死于紹而得赴雍丘之
難必死于操等死死無適而非義也是求仁得仁
也者兩生欣欣地下也而袁本初之業所以不終
坐此未有豪傑解體而能有所大就也

田儔右北平人大司馬劉虞爲冀州牧時中原大亂
虞欲遣使奉章而難其人衆舉疇曰年雖少竒才也
虞備禮聘而遣之疇選家客二十騎循間道趨長安
致命詔以爲騎都尉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爲公
孫瓚所殺疇謁祭其墓陳表哭泣而去瓚怒捕疇至

曰何不送表報我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志惟劉公
不失臣節章報所言或于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且
將軍旣滅無罪之主又仇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
皆蹈東海而死也瓚不敢殺疇率宗族及附從者數
百人入徐無山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至五
千餘家疇告諸父老爲約束殺傷犯盜諍訟者以輕
重抵罪凡三十餘條爲立學校講說經義制婚嫁祭
葬之禮衆服其教道不拾遺烏桓鮮卑皆感其威信
爭相餽遺袁紹遣使招之不至卽授將軍印使統其
衆疇皆拒之

玄羽逸史曰田疇統御之才貞亮之士也若遇世祖寇洵馬援之流彼以劉虞爲可立功寧知天不祚漢殲于公孫疇也迴翔天下無足以奉戴者有優游徐無而已後來假操報烏桓抵死不受爵是剖露其心以示天下萬世也三國之士吾于疇乎有遐思

吳郡陸機陸雲以文章名世齊王罔誅趙王倫疑機爲倫作禪詔欲殺之而成都王救解以爲平原內史弟雲爲清河內史友人顧榮戴淵勸機雲以中國板蕩宜還東吳機以受成都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因以立功留不去穎與河間王顥反用機爲督復受奄人孟玖之譖以機有貳志收司馬孫拯于獄并收機雲使拯證之拯被榜掠兩髀骨見終言機冤獄吏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胡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旣不能救忍證之乎玖令詐作拯辭以進俱夷三族拯門生費慈訴拯無冤拯遣之不去亦爲玖殺

玄羽逸史曰機雲感成都生全成都作反不聞匡救乃與爲督無亦小亮不塞大逆乎孫拯費慈意氣相死其甘如飴此于臧洪陳容庶幾稱不媿云

晉安帝時桓玄跋扈殷仲堪在荊州與楊佺期結婚
爲援佺期屢欲襲玄仲堪遲疑參軍羅企生謂其弟
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于難吾蒙知遇必將死
之是歲玄乘荊州饑先襲仲堪仲堪走文武無送者
惟企生從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不一執
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
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汝等奉養不失子
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不
得去乃臥于家玄追殺仲堪入荊州人士無不詣玄
企生不往獨爲仲堪管理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
養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荊州所厚荊州敗不能救何
謝爲玄乃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
養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玄羽逸史曰羅參軍可謂守死不二者矣而道則
未善仲堪前與桓玄同反企生不能止亦不能去
此其事君之義潔身之智槩所未睹而仲堪旣死
方以身殉之于殷氏爲節士于朝廷非純臣然義
不苟生不媿古人則有可深嘉者

范陽盧度世仕北魏爲中書學士坐崔浩之獄亡命
匿高陽鄭羆家吏囚羆子掠治之羆戒其子曰君子

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焚其體
終不言而死及魏主伐宋臨江問宋使者曰盧度世
亡命想應在彼使者曰不聞魏主下詔赦度世度世
自出復以爲中書侍郎度世爲其弟娶罷妹以報德
玄羽逸史曰崔司徒刊國史以彰直筆而死者千
家張禕盧度世俱亡命旣而太武悔其無辜獨度
世復本官此天欲闡鄭罷之義于萬世也節哉鄭
氏子捐身以全盧生非全盧生不忍背父命耳惜
其名不傳于世

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兵敗齊將張敬

兒襲江陵誅其子孫攸之縊死參軍邊榮時爲留府
司馬敬兒入城或勸之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
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軍士執以見敬兒曰邊公何
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
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歡笑而去榮客
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同遊不忍見其死乞先見殺
兵人以告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乃先殺邕之
而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

玄羽逸史曰昔攸之甚重邊榮榮曾爲府錄事所
辱沈公鞭殺之故榮以死報此史家言也愚謂邊

公義氣激烈視死如歸一聞見殺歡笑而去平時
砥礪切磨客亦化之邕之求死豈倉卒發憤而然
哉

唐武陽公李大亮初爲李密所獲賊帥張弼見而釋
之及大亮貴求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
而識之持弼而泣以家貲遺弼不受言于上乞悉以
其官爵授之上爲之擢弼爲中郎將

安史之亂王思禮馬斃有騎卒以馬讓之問其姓名
不告而去後思禮建河東節屢訪求不獲部將辛雲
京得罪思禮欲殺之有客爲雲京求解思禮一見乃
擢所授馬者也下執手泣言曰吾求子數年矣卽釋
雲京而薦擢其人卽張光晟也

玄羽逸史曰大亮思禮俱長者而張弼張光晟亦
有節士之風哉同謂之能行義可也

顏杲卿死節子淵明爲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
于東京并與父同死表履謙尸皆得之棺斂以歸杲
卿姊妹女及淵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淵明號泣求訪
哀感路人久乃知其處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
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
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

適而資送之表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玄羽逸史曰淵明之行不媿顏氏子哉先姑姊妹而後其子歛父友如其父尤人所難能何顏氏多義士也

宋右正言鄒浩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會哲宗寵姬劉氏立爲皇后浩上疏言劉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

色躊躇若有所思章惇從外詆其狂妄除名竄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勵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爲多士所當爲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爲經紀治裝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御史詰之回曰實嘗

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
回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之問以家事
不荅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未之
言至是始以立劉后得罪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
譏浩不能力爭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
知幾云

玄羽逸史曰志完宗程氏兄弟幾于聞道忠義素
所講明而剛正之氣則固天挺乃聲應氣求如田
畫王回曾誕輩亦何節士之多耶臧洪陳容同死
之義諒諸君不難而守死善道精義之學或非趙

午貫高之徒所能彷彿一二也于宋氏大有光矣

說史雋言卷七

玄羽外編十一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立後

晉大夫智宣子將以子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
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
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彊毅果敢
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
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智宗必滅不聽果改姓輔
氏瑤立陵轢諸卿滅范氏中行氏復欲滅趙氏三子

共攻滅其宗輔果獨存

玄羽逸史曰智果爲智宗而進忠謀謀不見聽而改姓去卒全智宗明而且孝而人主立後者尤當慎重不必取才伎過者矣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次無恤簡子書訓戒之辭爲二簡各授一簡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簡已失而辭亦忘無恤誦之甚習而簡出諸袖遂得立是爲襄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而立伯魯之孫浣後有趙國者伯魯之後也

玄羽逸史曰簡子立賢嗣以充宗襄子成父志而克讓比于不斷者階亂奪嫡者推刃何啻天淵良足爲萬世法也

趙武靈王寵姬吳娃生子何甚愛之乃封故太子章于代以田不禮爲傅而傅位少子何使肥義相之自稱主父將兵略胡地旣而吳娃死頗憐故太子章欲分趙而王之計未決李充知章暱不禮必有謀私勸肥義避之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卽以死許之不忍計全身也充泣而出義亦戒左右曰若有以主父命召王必白我得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俄而章不

禮果矯命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勒兵拒章章敗走主父于沙丘宮成兌圍宮殺章不禮等及其黨兌等曰我以章故圍主父卽出何能容遂不解三月主父探雀穀食之餓而死

玄羽逸史曰廢長立少不亡必亂周幽晉獻非明鑒哉武靈亦雄主奈何效之及何立而章猶在內已立而中變其志旣變而不決其謀雀穀之探非不幸也肥義知慕荀息而不愴里克死固無益而何得不死則亦義以身先之立子雖非法而托子則得人矣要之大本差也實在立子時也

秦始皇帝東巡會稽道病時長子扶蘇監蒙恬軍于北邊帝作書召之未發崩趙高以計誘說李斯矯詔賜扶蘇蒙恬等死立少子胡亥是爲二世皇帝高又說之峻法嚴刑盡殺諸公子公主日爲淫樂四方兵起高譖族之復弒二世劉項入關秦亡

隋文帝堅太子勇失寵于獨孤后次子廣矯飾取名譽又賂帝后左右交稱之遣客遊說宰相素俱許諾乃勸帝廢勇而立之獨孤后實主之也帝有疾太子入侍欲無禮于宣華夫人帝覺之大怒命召勇廣遂弒帝是夜丞官華夫人殺兄勇慨然慕秦皇漢武巡

遊不息四方兵起宇文化及弑之于江都唐興義兵
晉陽隋亡

玄羽逸史曰隋去秦七百餘載而其亡也俱以廢
長立少又俱二世大都秦取天下以力隋以詐而
隋實不可同于秦秦人殺人如刈菅每一出師斬
首常十餘萬長平之戰斬截者四十五萬坑者四
十萬他可推也天地之生有限秦人之殺無涯故
天生趙高以亡之非人力也隋主不過無功德竊
取大物過聽悍后廢勇立廣廣之淫暴浮于桀紂
此所以自速其亡與秦一轍也使隋有中材之子
兢兢自保亦必延祚不至土崩瓦解之甚乃秦不
可為矣中原赤子父子祖孫就嬴氏鋒刃者幾二
百年卽有聖子賢孫嘘呵保護無及也然廢嫡立
少者未有不亡則明鑒已

袁紹汝南汝陽人司徒安四世孫表世躋三公門生
故吏滿天下據河北六郡與曹操爭天下竟為操所
挫慙憤發病嘔血薨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娶妻劉氏
愛尚紹欲以為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
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
也譚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

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熙領幽州甥高幹領并州而其臣逢紀審配辛評郭圖等各欲立所厚紹未及定嗣而死衆欲立長子譚而評等矯遺命立尚諸子分爭操乘之三子俱死國亡

劉表漢宗室以天下大亂求爲荊州牧自南郡極嶺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萬中國避亂者多歸之有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受孔明密策出守江夏表卒蒯越等立琮復勸琮降曹操時左將軍備屯樊北覺琮降而曹已在宛矣遂奔江陵後琮琦皆死國亡

曹操譙人爲魏武帝有子五人不植皆有才藻而植更敏瞻丁儀楊修又爲延譽操遂欲立植以問崔琰琰不可不懼求自固之術于賈詡詡教以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後操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表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後用吳質計竟定位

玄羽逸史曰表劉之速敗以嗣子不克負荷此孟德所快心而鋤翦者也彼以廢長立少爲我驅除又復效尤其故何也植也援筆而走風雷矢口而干星象操以爲植才而不及矣不知植立魏必

速亡隋煬帝陳後主皆以文詞自累者也卽其家
高貴鄉公豈嘗不文哉

晉武帝太子朝野皆知其昏愚尚書令衛瓘欲言而
不敢發會侍宴于凌雲臺瓘陽醉跪牀前曰臣欲有
所啓帝曰公何言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
此座可惜帝悟謬曰公果大醉耶瓘于是不復有言
後太子賓友和嶠亦曰東宮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
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皆不納時皇孫遼頗聰慧帝
愛之雖知太子不平而恃有遼又賈充欲固寵用荀
最馮統之計納其女南風爲太子妃內外調護太子

得不廢是爲惠帝立不數年天下大亂

玄羽逸史曰自古帝王多以廢立致亂而晉武獨
以不廢立致亂舉神器之重以畀僭童自以由太
子而及遼是由歷及昌之意也而寧知遼不克終
而死天之禍敗人國固常出于意外乎

宋高祖裕寢疾太子義符多狎羣小謝晦言曰陛下
春秋旣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托非才
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義真義真盛欲
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于才非人主也乃出義真
都督雍豫而竟立義符後謝晦等先構義真廢之卒

廢其主迎立宜都王義隆是爲宋文帝

玄羽逸史曰太子弗類次當義真義真不可難及其餘矣况鼎湖已逼聽之而已

周高祖泰時爲大冢宰安定公寢疾世子覺年十五鎮同州魏馮翊公主所生也姚夫人生子毓于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難于信僕射李遠進曰立子以嫡不以長公何以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急止之議乃定遠出拜謝大司馬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

玄羽逸史曰信于泰等夷也而大司馬則兵柄在焉茲其泰難之之故歟李遠一言而大事遂定卒之信喜遠遠謝信中外悅服兩人俱可爲斷大事決大疑者法矣

周武帝太子贇少頗不才宇文孝伯請選正人爲宮僚周主曰正人豈復過卿又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問中人之狀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伯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周主曰衆人佞我樂運言是也大將軍執屢言之周主戒諭太子頻加捶撻竟不能改賀若弼亦以

爲憂王軌復進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每以賀若弼有文武才亦嘗以此爲憂周主問弼弼曰皇太子未嘗有過軌退讓弼弼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本謂公密陳何得昌論軌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耳後又因內宴將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周主以責宇文孝伯孝伯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愛周主默然軌又稱普六茹堅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竟不易太子

玄羽逸史曰贊之不才舉朝皆知之周主亦知軌等言忠竟不能易豈非天哉孝伯諭教罔效烏丸憂國忘身兩人皆死于天元而國社終委之普六茹矣又周主以堅貌問來和和方附堅曰揚公正
是守節人耳周主乃不疑即使周主殺堅不知天元之暴能存社稷否乎憂後人而戮無罪天下豈無沛公也

唐肅宗信張良娣李輔國之讒殺建寧王倓又疑太子倓李泌以天下平定欲請還山時上與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同憂患今方安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

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奇此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臥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朕豈辨殺卿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辨殺臣安得歸且殺臣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平臣安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征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事耳曰建寧欲奪兄朕爲社稷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今每與臣言嗚咽流涕且臣昔勸陛下用廣平爲元帥建寧有此心亦當憾臣乃益親厚此可察其志矣上乃泣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對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昔天后有四子已殺長子弘次子賢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竟不免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也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于心何必形之于外廣平乃安

德宗止一子被讒將廢之而立其姪舒王時李泌復
爲相反覆力諫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
族故不敢不盡言若以陛下盛怒而曲從他日必悔
必責臣居相位不力諫臣老矣必誅臣子使臣以姪
爲嗣不知得歆其祀否乎因泣涕嗚咽上亦泣曰事
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廢子
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獨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
寧叔實寬肅宗性急故耳對曰臣昔爲此辭歸誓不
近天子左右不意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
時先帝懷危臣臨辭誦黃臺瓜辭肅宗悔泣上稍解

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泌極論貞觀開
元事百世當戒又力陳太子絕未嘗與外人接止以
妻母爲累且云幸陛下語臣若楊素許敬宗李林甫
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力爭如
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爲宰相四海之內一物
失所責歸于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
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臣知
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勿露此意于左
右則彼皆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
歸語諸子曰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

救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
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
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
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泌拜
賀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魄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
慰諭再三順宗乃定

玄羽逸史曰鄴侯兩定儲君而順宗尤難時釁際
已成讒譖已入必不可回矣鄴侯委曲開導辨如
湧泉其自言曰驚悸亡魄蓋實言也如鄴侯者才
與誠合忠與智合膽與識合唐三百年一人而已

宋寧宗無嗣選太祖十世孫沂王嗣子貴和育之宮
中而丞相史彌遠亦陰遣家客余天錫往紹興擇宗
室子天錫者彌遠家童子師慶元人也歸過紹興宿
全保長家見有二子甚秀爽驚問之全保長曰吾外
孫宗室與莒與芮也天錫邀與偕至京彌遠善相大
竒與莒因疏廣樹宗藩補與莒爲秉義郎賜名貴誠
及貴和立爲皇子賜名竑卽以與莒嗣沂王皇子竑
善琴彌遠構得美人善琴者以獻而厚撫其家使矚
竑動息必知竑甚惡彌遠專嘗覽壁間地圖指瓊崖
曰吾必置彌遠于此又呼彌遠爲新恩謂他日得志

不貶新州卽恩州也美人皆洩于彌遠彌遠日夜爲
傾竑之計一日爲其父浩飯僧慈恩寺與國子學錄
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
邱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
坐卽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一語
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教貴誠由
是皇子過日聞貴誠譽日起帝皆不悟也及帝不豫
彌遠使清之密布援立之意于貴誠貴誠不應清之
懇懇言之第云紹興老母在彌遠聞之益歎其不凡
帝崩彌遠與清之結殿帥夏震等立之而廢竑爲濟

王出之湖州竟殺之貴誠更名昀是爲理宗

玄羽逸史曰不密致禍古今炯監竑以皇子納宰
相美人之獻交失之矣而漏言間妾令奸人生心
不惟天位永絕且七尺不保何其悲哉皇儲天下
本一日易之如拉朽權臣可畏如此寧宗主威潛
去已久此固可爲萬世之戒也

三才外紀

去

本易之說... 易之說... 易之說...

... 易之說... 易之說...

... 易之說... 易之說...

... 易之說... 易之說...

... 易之說... 易之說...



書